



創業史

CHUANG YE SHI

之三
晨

霧

首版于1961——1963年,獲第一屆全國連環畫評獎繪畫2等獎

創業史

(三) 晨霧

原著：柳 青
改編：陳鐵英
繪畫：板 喬（張 卓）

圖書掃描：PCnow
修圖制作：書 趣

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內容介紹

本套連環畫是根據同名小說《創業史》改編。

爲解決發展生產的資金，幫助困難群眾渡過春荒，梁生寶帶領互助組組員們進山砍竹，得到了黨和政府的大力支持。可是他走后，富裕中農也買了“百日黃”稻種要和互助組比個高低；富農分子又開始活動。政府派來了農業技術員，先進的耕作技術吸引着廣大群眾，可是另一場鬥爭在醞釀着，進行着。



郭振山正在為沒發動起活躍借貸難過。孫水嘴又來報告了：“全鄉五個行政村，連一個村也沒有發動起來，請代表主任放心！”郭振山聽了，立刻有了精神！



郭振山猛地下炕，病好了！他心裏說：“叫你盧支書再批評我！旁的村，該不是我郭振山當代表主任吧！這是查田定產以後農村社會潮流的緣故，能怪我郭振山嗎？”當晚，他一頓飯吃了二斤饅。



晚上，他跑到黃堡鎮韓萬祥磚瓦窑上，把韓萬祥拉到沒人的野地裏，說：他給窑上投資已走了風聲，爲了他在黨，祇好退股！如果韓萬祥沒錢沒糧還他，他就過清明節以後拉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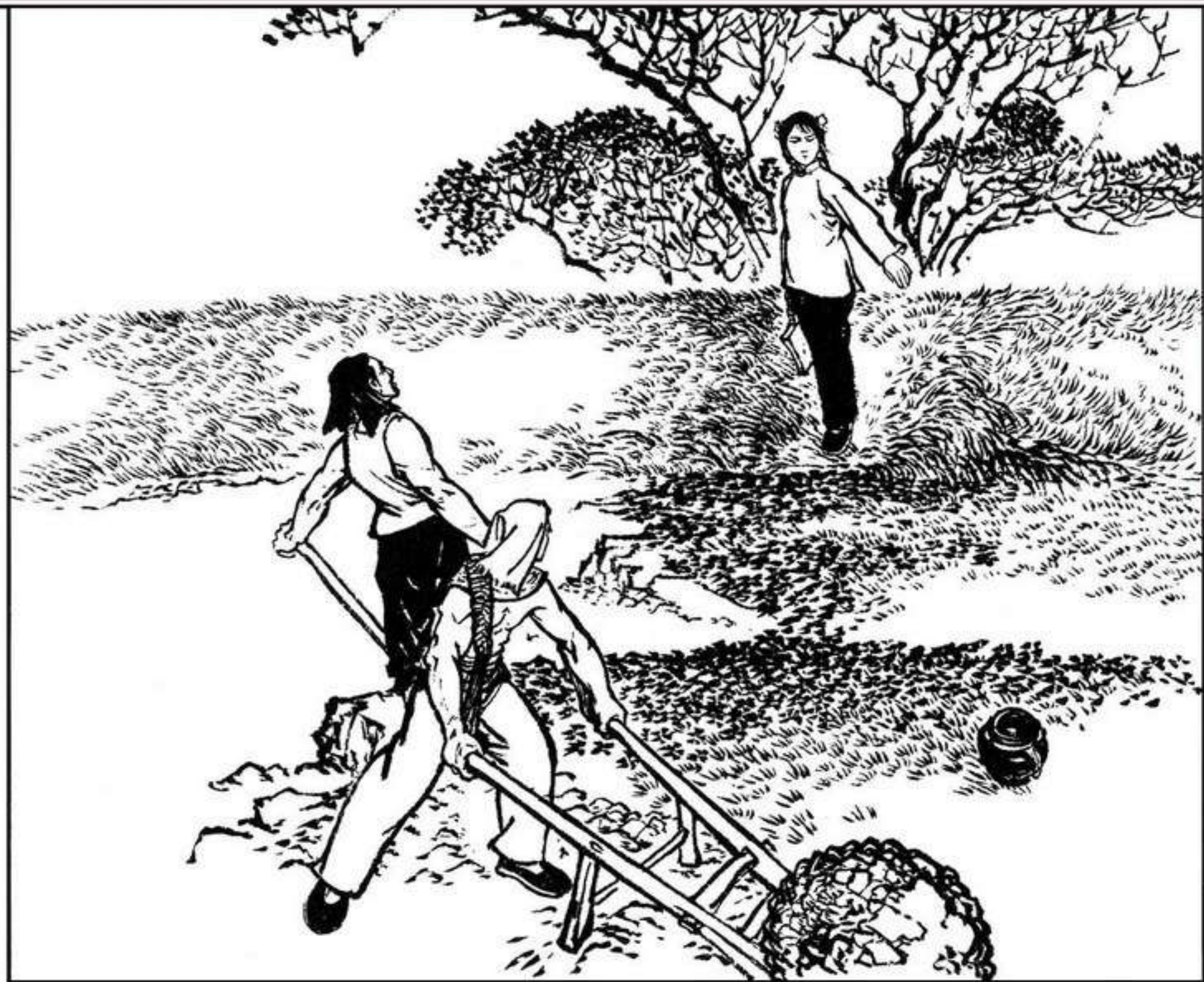
韓萬祥的確不願他退股，低頭沉思半天，才提出要求：爲遮遮人家的眼目，可以少拉些磚瓦。郭振山堅決要全部拉清。他在神不知鬼不覺中，把這個危險事實用泥巴糊了。郭振山很滿意自己的能幹。



第二天，郭振山就和他的兄弟來平地了。這塊地是他一九五一年買的。爲買這塊地，在整黨學習會上他做過檢討，接受過同志們的批評。可是，看到這二畝地，他心裏還是很舒服。



郭振山兄弟幹得滿身大汗，他弟兄的幹勁吸引着整個蛤蟆灘的注意。有人羨慕地議論：他弟兄是“三人一條心，黃土變成金！”也有人不滿地議論：“他祇管自己發家創業，不幫助困難戶哩！”



天真無邪的改霞，今天太不痛快了。她接到郭永茂自縣中寄來的求愛信，便怒衝衝地來到翻身渠。郭振山見改霞難受的樣子，關切地問：“啥事，把你氣的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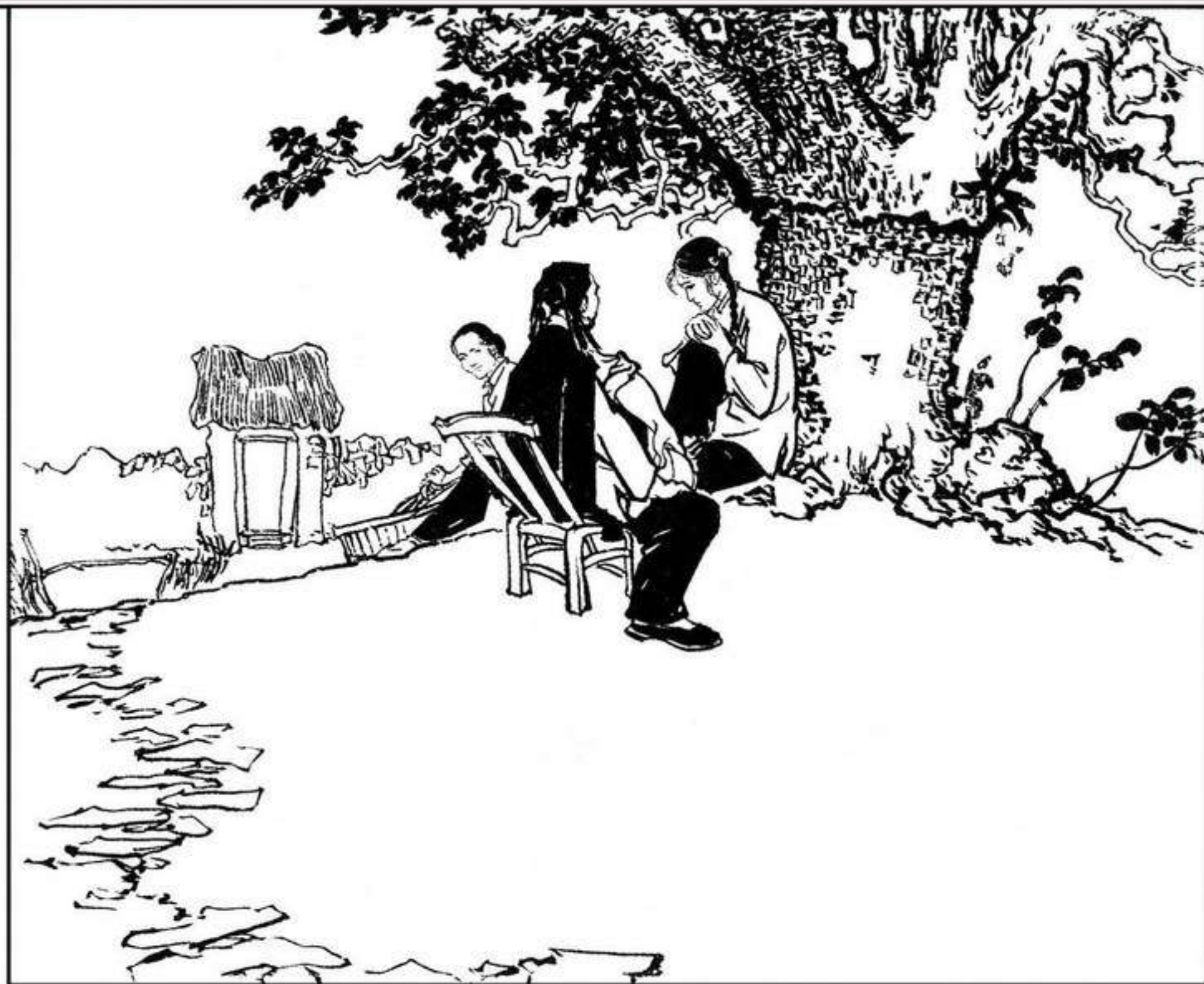
改霞連氣帶羞地說：“不要臉的永茂給人家寫信！”郭振山拿着信，正在思考着說些什麼，振海拖着空車轉來。改霞嫌不好意思，一擰身走了。會看勢的郭振山祇笑了笑，不再叫她。



改霞回到柿樹院的草棚屋，她媽見她不高興，問她。她把事由又略說了一遍，生了一陣氣。她媽勸解着她。



黃昏時，代表主任進來了，說：“生那麼大氣做啥哩，富裕戶的子弟，哪有咱黨團員的思想好呢？祇要你進了紗廠，何必爲這事鬧得滿村風雨呢？羞了水茂，自家也不好看。”



關於報考工廠的事，改霞既不表示情願，也不聲明不情願！她還沒跟生寶談呢！她是有主意的姑娘，代表主任祇能影響她的考慮，不能替她拿主意！她不願談論還沒考慮成熟的事，祇是低頭聽着。



第二天，改霞上學去，她媽追到街門外：“小改！你下了學到你大姐家去，問問她家的牛，明天有空，咱磨玉米面！”郭振山聽見了，說：“改霞！你甭去，俺家的牛閑站着哩！”



她媽對代表主任說：“還是叫她去拉吧！俺常用牲口哩！”郭振山開玩笑地說：“一年三百六十天，該不會用三百六十回吧！”代表主任這樣懇切，母女祇好答應了。



第二天早晨，郭振山自己把戴好套繩的大黃牛，牽進草棚院，改霞她媽心裏十分不安，手忙腳亂，說了許多客氣話，不知怎麼感激才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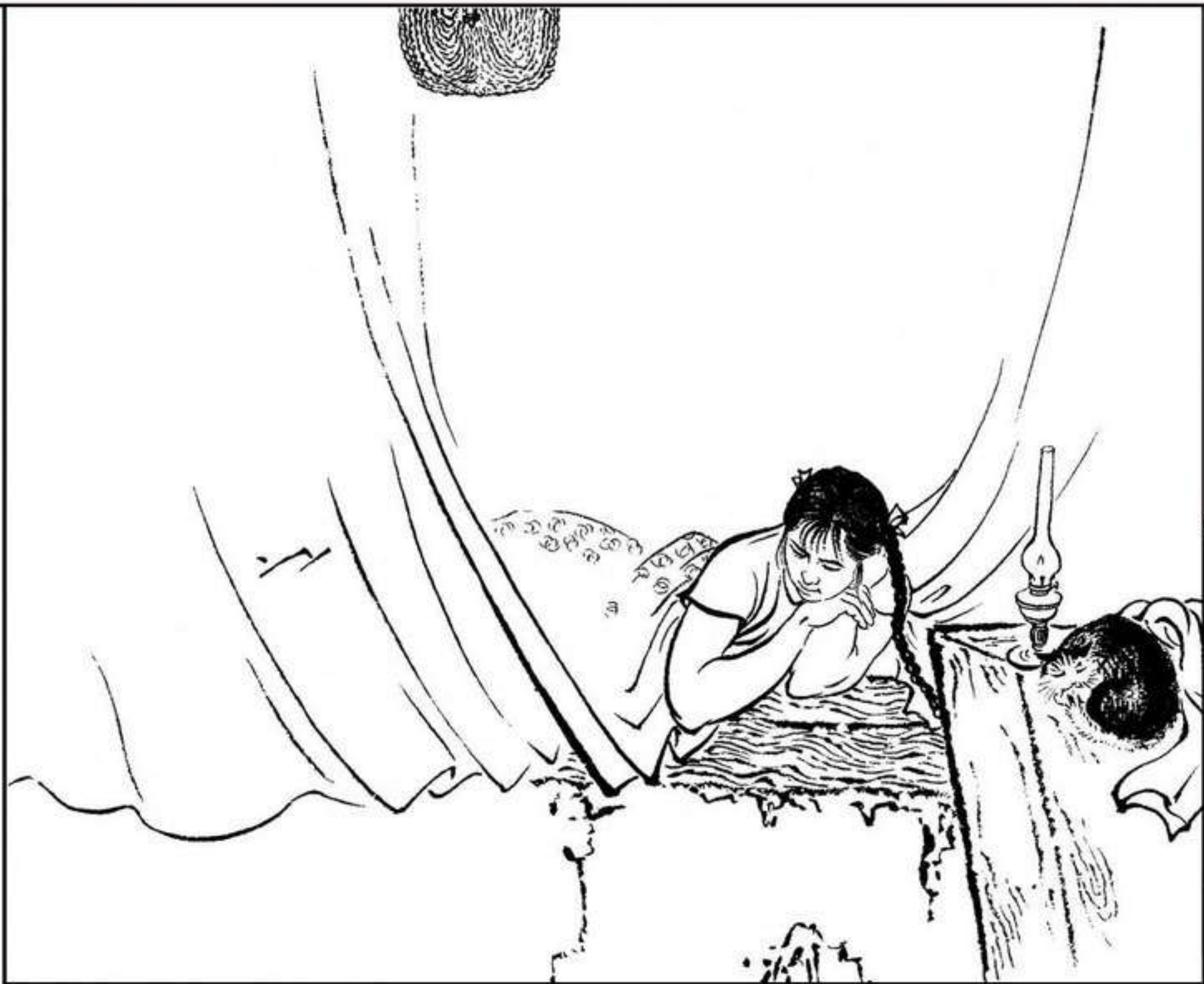
郭振山不僅幫改霞媽把牛套在磨上，還幫她把糧食和用具搬到磨棚裏，仿佛他不是鄰居，而是她的什麼親戚。老婆婆犯了疑心，不安地一再請他做自己的活去。但他還是幫助收拾好一切才走。



改霞放學回來，她媽把對代表主任的懷疑告訴閨女。改霞笑得直不起腰來，說：“媽！你倒是會用腦子呢！人家代表主任受了盧支書的批評，這是用實際行動對互助組熱起心來了！”



改霞媽做出不喜歡提到梁生寶的表情，改霞就不再說下去了。改霞媽對郭振山這個在黨的人有了更崇高的認識，祇是不願女兒提起生寶。她喜願改霞入工廠，離生寶越遠越好。



晚間躺在炕上，改霞想：生寶好是好，誰知道鄉下要多少年才能到社會主義？自發勢力這麼厲害！一個小小的互助組能掀起多大浪？我還是奔自己的前途吧！這樣一想，她覺得離開生寶進工廠是正當的。



可是第二天，當她聽說生寶竟組織起一大幫人，準備進終南山，勇敢地回擊自發勢力的挑戰時，她的心重新被震撼了。生寶的大膽行動，又動搖了她進工廠的決心。她一定瞅個機會和生寶談上一次！



改霞從秀蘭嘴裏得知生寶過了清明節要進山，這幾天正忙着準備進山的事情。這天星期日，正逢黃堡集。她想：他一定上集去，到黃堡鎮碰他去吧。早晨，她對媽說今天要上集去。



一路上，蛤蟆灘準備進山的人三二兩兩走到她前邊去了。他們邊走邊談論着，不知說什麼，總是說：“生寶說來！”改霞聽了這樣的議論，心裏感到舒服。“生寶是有辦法的！”



她是爲了會生寶而來的，現在生寶在哪裏呢，到大橋頭等吧，不行，她看得清清楚楚，郭振山在牲畜市買豬娃哩。改霞心裏說：“晦氣，我跑到這裏做啥呢？”又折轉身來往回走。



她在街上轉了三個來回也沒碰上生寶。她賣了雞蛋，準備在十字路口等生寶。這時郭振山和孫水嘴說着話走來了。她聽後在心底感激代表主任！他既爲她出主意，又替她守秘密！



改霞思量着：代表主任出于一片好心，是對她的前途和國家工業化的一種善良願望。這種精神和改霞的想法是符合的。她狠了狠心要回家了。過了黃堡大橋，眼淚涌上了眼圈。



她抬起頭，突然間發現生寶和有萬迎面走來。整個西邊峪口區的天地，一下子陽光燦爛！使人心胸舒暢！有萬一邊走，一邊熱烈地對生寶說着什麼，但當他發現改霞的時候，生寶和有萬停住了話。



雙方走近了。改霞臉發燒，心慌，手脚呆笨。有萬一笑，和她打個招呼，丟下生寶，扯大步走了。生寶臉通紅，站在改霞面前，很不自然地咧嘴笑笑，望着改霞。



聰明的改霞看出他的心思。她發現馬路南邊有一個照料菜地的稻草庵子，那裏沒有人。怕什麼，她豁出來了。她提議到稻草庵去說話，生寶高興地同意了。兩人選擇不同的小路向稻草庵走去。



稻草庵把馬路和蛤蟆灘遮開了。改霞問爲啥這時候才上集，這才給生寶有說話的機會：“俺組拴拴他爸真難纏！對拴拴進山總不放心，我和有萬半天才說服了瞎老漢……”



改霞恨自己：扯這淡話做啥？但是無論如何說不到她和生寶的婚姻問題上來。她想了一會兒，低着頭說：“生寶同志，我想進工廠……”




她想：祇要生寶一反對，任誰鼓勵她也不去工廠了。但當她抬起頭來的時候，驚呆了，生寶態度完全變了，面部發灰，帶着諷刺的笑意說“進工廠好嘛！我忙着哩，有萬在等我哩！”說完就匆忙地走了。



改霞焦急地朝着生寶的背影喊：“生寶！你看你！你聽我說完呀！”她希望挽救僵局，生寶却一邊走一邊回頭說：“往後再說，我這時候忙着哩！”他從田間小路踏上馬路，扯開大步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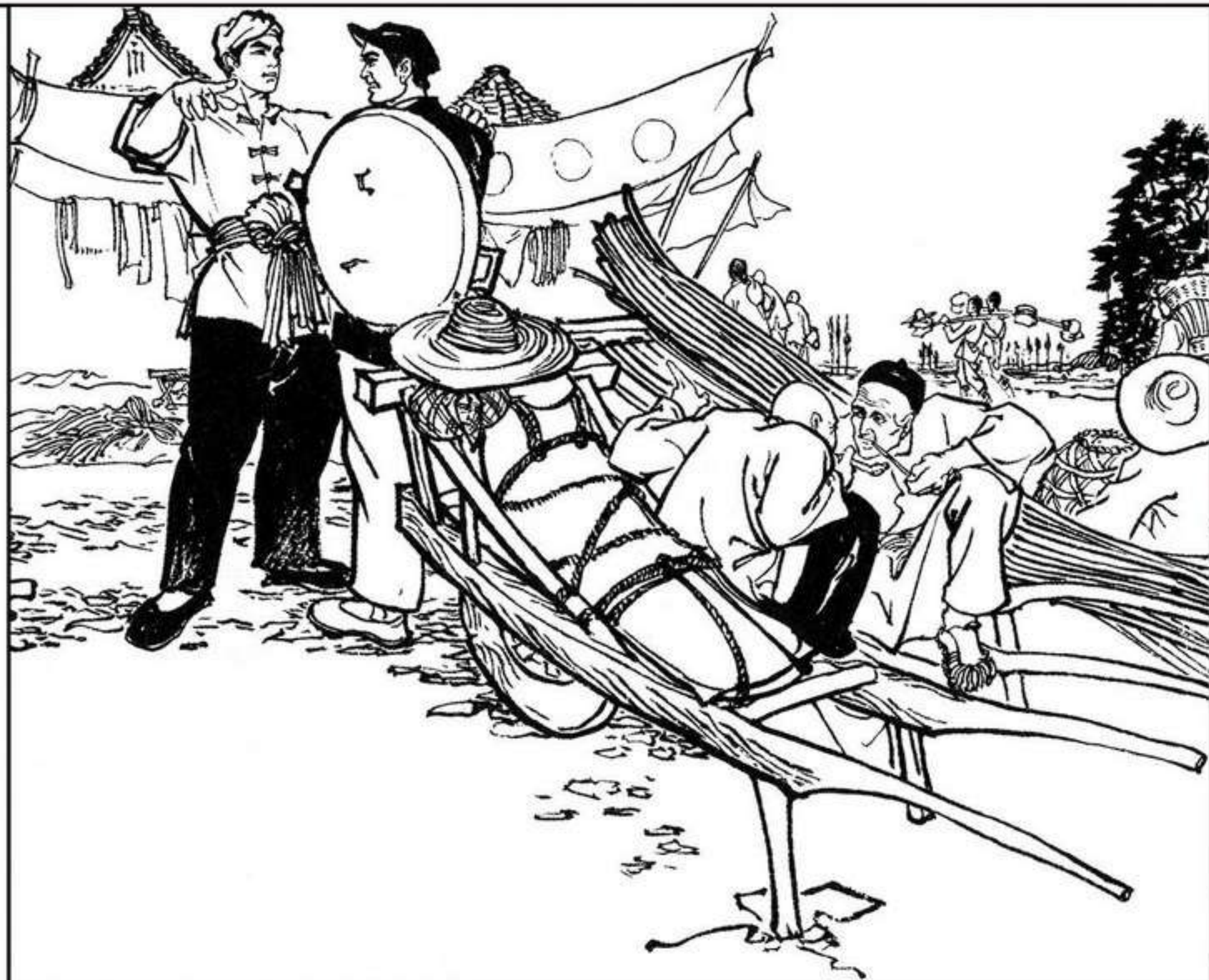


生寶在一家鐵鋪門口蹲下來，有萬提着一雙麻鞋、一張大彎鏟過來了，笑嘻嘻地問：“怎樣，我在大橋上扭頭一看，不見你們了，你倆鑽到地裏去了？”生寶顯得很不高興，有萬奇怪了。



今年不提這個，怕分心耽誤了互助組的事。鬧不成豐產，丟臉是小事，黨的影響弄壞了，旁人以後也難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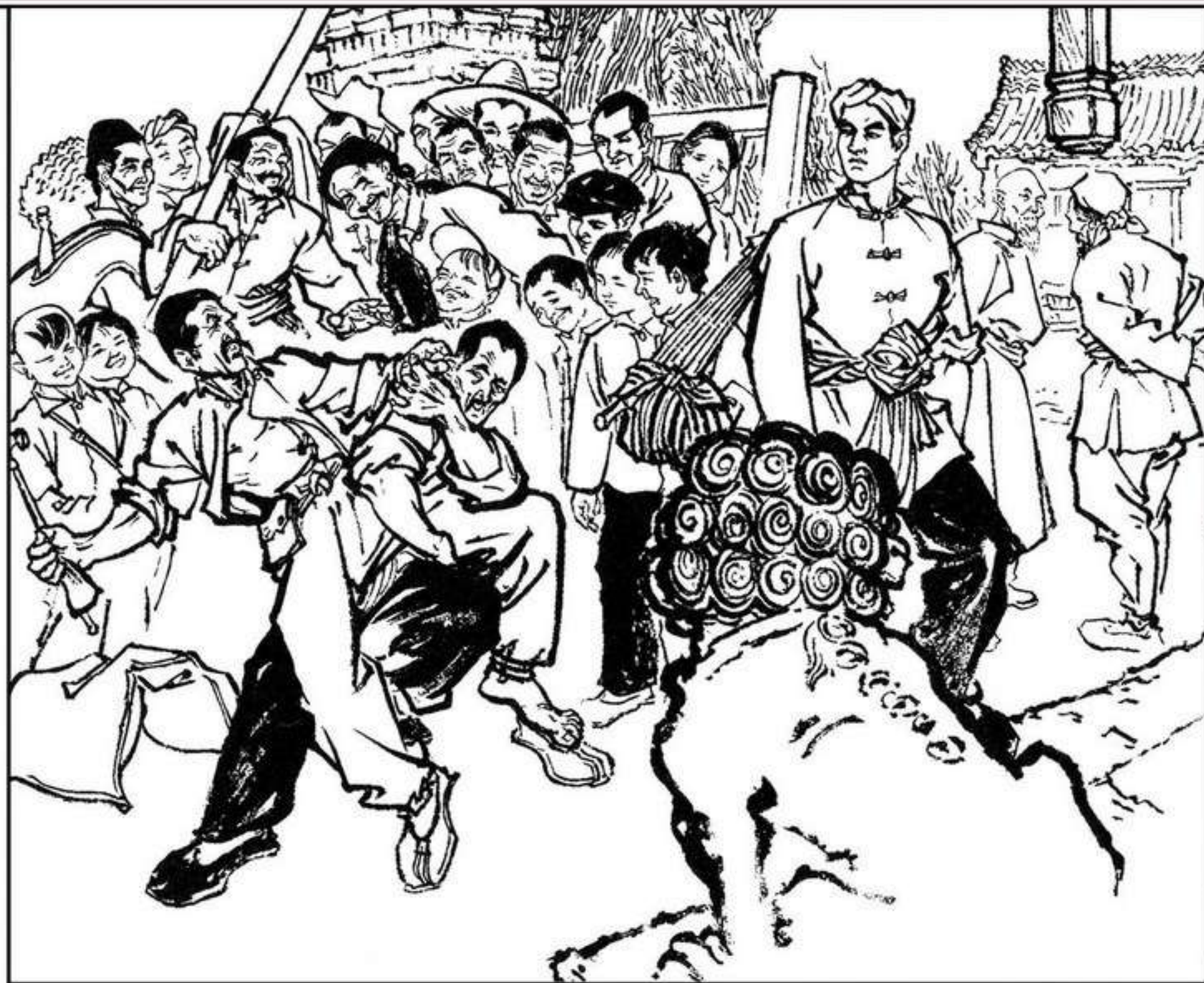
他們買完鍋出了鐵鋪，生寶才難受地告訴有萬說：“人家想進工廠哩，你思量，既有這意思，咱何必惹那個麻煩！”有萬粗魯地說：“她才念幾天書，就想上天！叫咱孀給你說範村的那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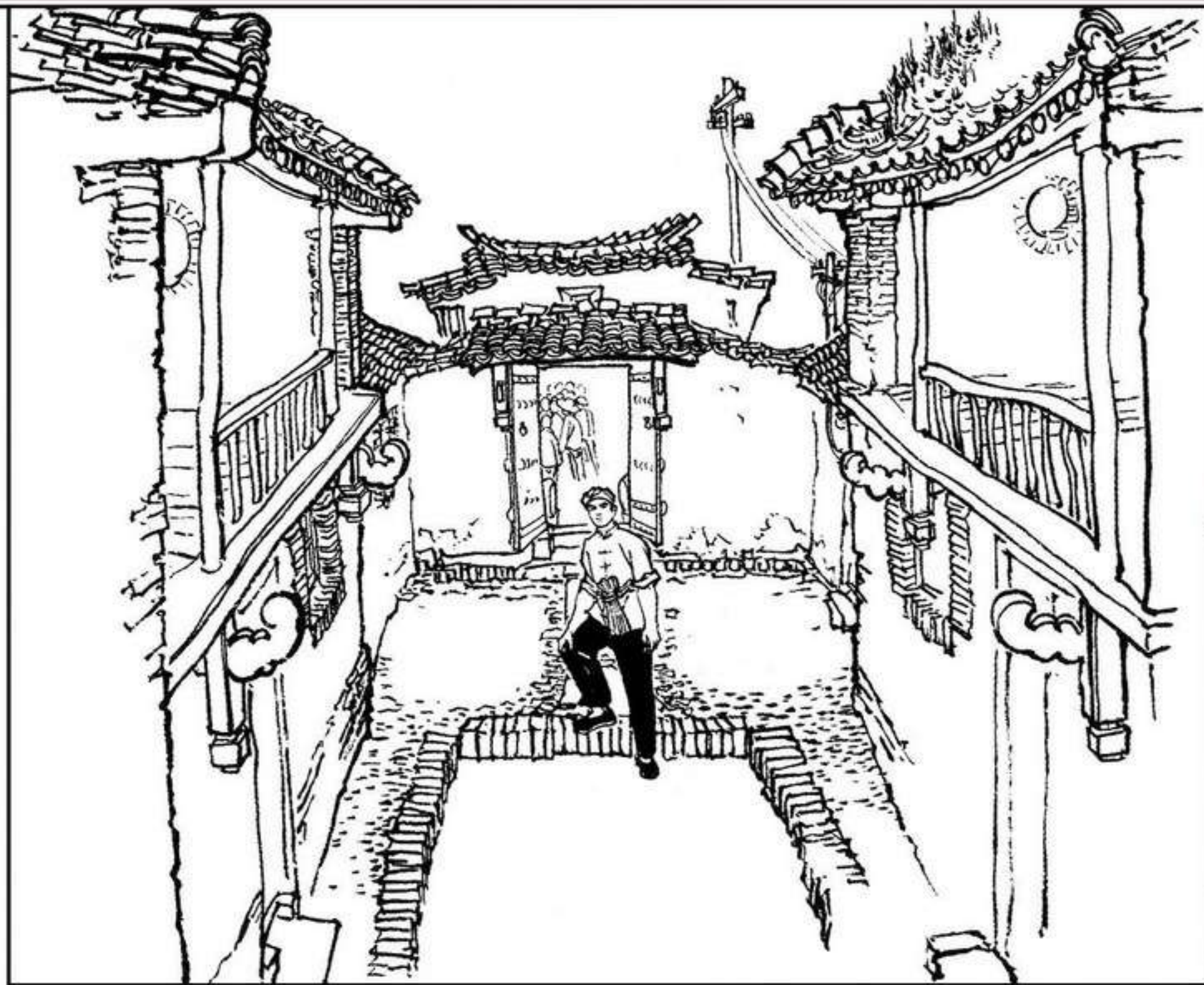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話深深地感動了有萬。他從心裏敬佩這光棍朋友！生寶給郭鎖和拴拴捎了些上山用的東西，叫有萬先回村，他要到區委找王書記，聽聽指示去。兩人就分手了。



生寶大踏步地走進區公所的街門。區公所前院擠滿了一群男女老少。生寶想：看啥熱鬧呢？他蹺起脚尖向裏望去，但是望不見。



熟人告訴生寶：“是中劉村的哥倆在鬧事，大哥今早去世，尸首停在地下，哥倆不忙着成殮大哥，却爲爭大哥的絕戶家產打起來了……”生寶聽了，像挖了心似的難受！私有財產，是一切罪惡的根源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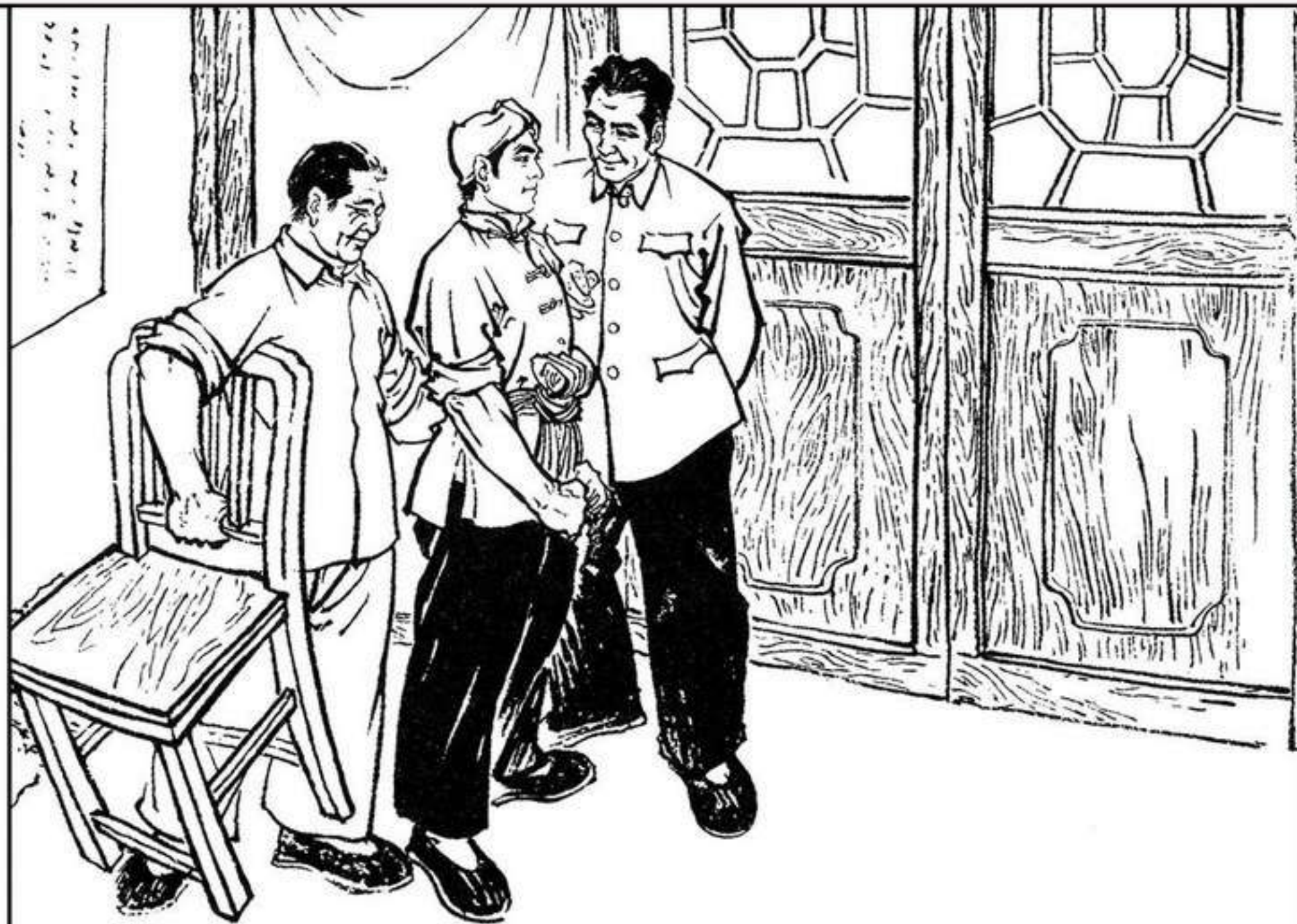
生寶來到後院區委院子的時候，對私有財產的憎恨，代替了失戀的痛苦。正直的共產黨人，社會問題永久地抑制着個人問題。生寶在區委會院子喊道：“王書記在家嗎？”



王書記帶着歡迎的笑容，站在門外的臺階上，離開老遠就伸出胳膊。生寶帶着兄弟看見親哥似的情感，急走幾步，把粗硬的大手，交到黨委書記的手裏，緊緊地握在一起了。



生寶感謝王書記的啓發。自從他人黨以後，生命似乎獲得了新的意義，直接爲自己間接爲社會，變成直接爲社會間接爲自己的人。王書記笑盈盈地說：“你來得正好，看我屋裏坐着誰？”



縣委楊副書記笑問生寶：“今年春上農村的自發勢力很囂張，你們挺得住嗎？”生寶說：“挺得住！使上吃奶勁，拿肩膀也要頂住！他們瘋狂，是暫時性兒，不耐久！”楊副書記笑了。



楊副書記對王書記說：“凡是方向明確的人，都積極戰鬥，有信心！凡是方向模糊的人，都被自發勢力抵制活躍借貸，搞得懵頭轉向了！”



生寶向兩位書記匯報了一下他們互助組情況，和組織村民進山割竹子的事。兩位書記大大驚喜起來。楊副書記說：“要是每個村裏都有一個像樣的互助組當骨幹，組織困難戶進山就好辦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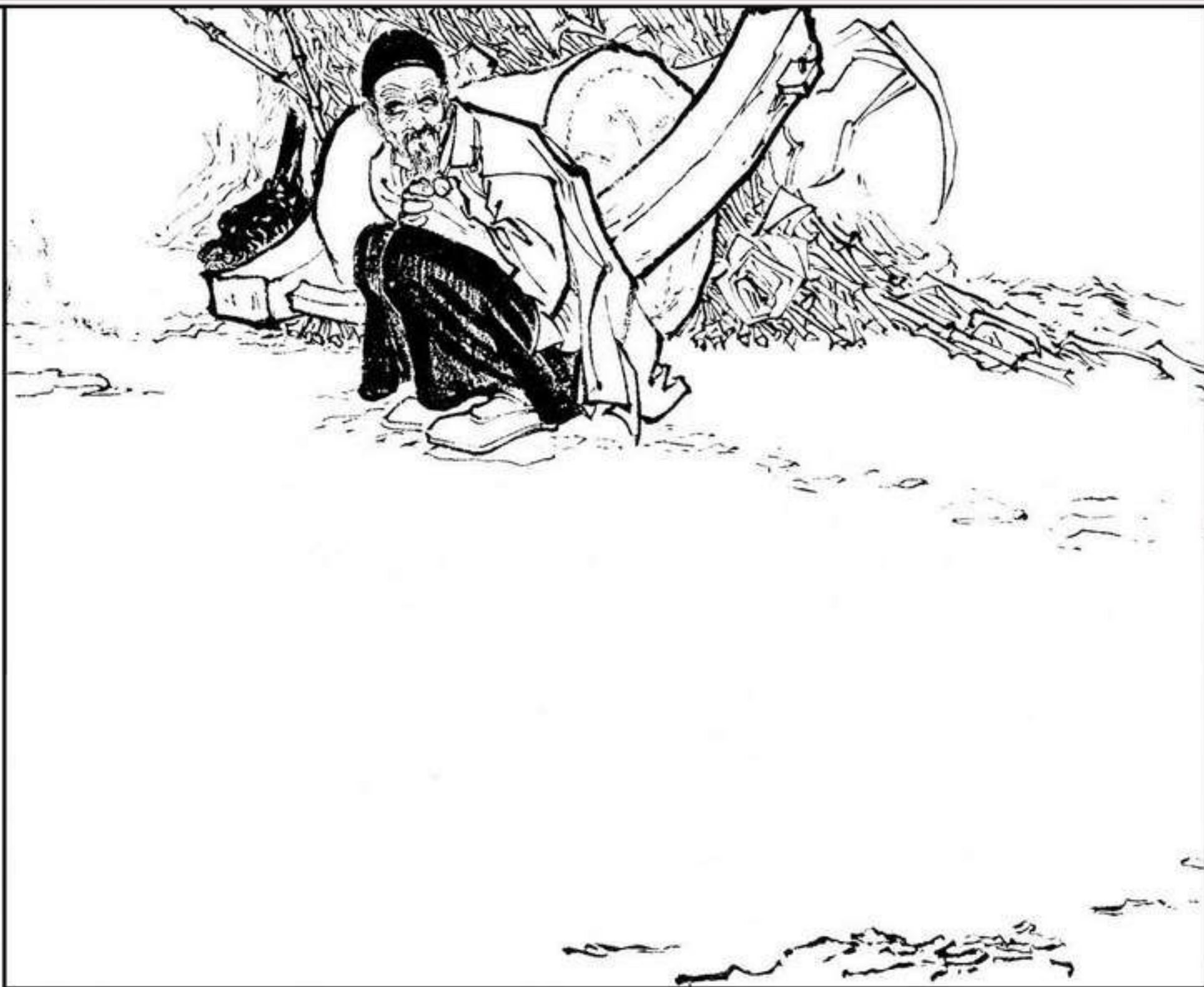
楊副書記又向生寶解釋了一些黨的政策和方針。生寶聽了，像是得到受用不盡的財富。王書記告訴生寶，決定派一個農技員幫他們組搞水稻密植；並且決定留下歡喜，學習一系列的新技术。



清明節前，生寶爲了準備進山的事務，下堡村一趟，黃堡鎮一趟，從這個草棚院到那個草棚院，忙得碰破了頭。



清明節這天，生寶又匆匆忙忙地到上堡村林管站領進山證去了。梁三老漢祇得自己去給童養媳上了墳添了土，他想起了過去的愁苦日子，掉下了眼淚。



老漢把上完墳的東西送回草棚院，出來蹲在碌碡旁邊。老漢還料不到生寶是這樣吃鐵化鋼的家伙，竟然聯系起一幫人要進山了！他沒有一點信心說服兒子不要鬧得太大了。



他越思量越覺得：當老人的不應當坐等出事再說。他從土場上站起來，向下堡村鄉政府走去，他要找盧支書，說說他的想法和他看到的事。



盧明昌爲了表示對重點互助組組長的老爹親熱和恭敬，讓梁三老漢坐在他的椅子上，他自己坐板凳。梁三老漢不坐椅子也不坐板凳。他蹲在一進門的地上，在心裏準備要說的話。



(一) 我說你們在黨是一家人，一點沒錯，說話是一個調調！

(二) 梁三叔，你老人家今天來，怎麼淨說些很深的理呢！

盧支書也蹲下來。梁三老漢已經在肚裏打好了草稿，他開始說話了：“你看咱生寶，像過日子的神氣嗎？”盧支書說：“他是過大日子的神氣！我知道，你們父子鬧矛盾呢。”



梁三老漢是一個耿直的莊稼人，知道新社會的偉大性質，他不害怕共產黨員。盧支書這樣和他談道理，他很願意聽。于是他說出憂思的原因，怕互助組辦不成功。盧支書問生寶組裏誰不實心？



(一) 萬一出了一子，他坐班房，我們一家難受！

(二) 看你說的，生寶爲啥坐班房？出了事情，也是俺共產黨的事，你不是說我們全姓共嗎？

梁三老漢堅決向支書揭露生寶互助組的矛盾：還有王瞎子心不實；郭鎖兒心不實。盧支書很喜歡老漢的關心，對他說了許多鼓勵的話。臨出門時，老漢怕生寶進山出婁子，盧支書叫他放心。



生寶領了進山證在回家路過黃堡鎮大橋的時候，碰見歡喜在等他，說他繼父到鄉上告他去了。他家也不回，直奔下堡村。他知道沒有什麼大事，不過老漢跑到鄉上，影響不好！



生寶來到鄉政府，盧支書告訴他實在情形，并囑咐注意體貼老人的好心，他高興地咧嘴笑了。支書問他領得進山證了嗎？他說：“老爺嶺今年整個封山育林，指定咱們過老爺嶺，在苦菜灘去割哩！”



盧支書送生寶來到湯河邊上，支書拍着生寶的肩膀，告別說：“一路順風，過一個月再見！”生寶信心十足地說：“害病、受傷帶了藥哩，老虎、豹子有快槍哩！”



生寶回到家，問他媽和秀蘭：爹在哪裏？她們告訴他，在馬棚的小炕上睡着哩。秀蘭告訴他：“爹從鄉上回來，和氣得很。說你是幹大事的人，他願意老天保佑，甬栽跟頭最好！”生寶笑了。



生寶要進馬棚去看看爹，他媽拉住他說：“他難受哩，你要離家一個月，他替你擔一份心。他說，他看見你要走，心裏說不出的滋味。你就甭惹他難受了吧！”生寶執意要去。



多麼令人心動的父子感情！生寶不聽他媽的話，他一定要看他爹，他要對老人家說些孝敬的話和有政治意義的話，使老人家不必替他擔心。他走進馬棚，輕輕地呼着：“爹爹！”老人家扭過臉來，他並沒有睡。



第二天鷄叫時分，生寶互助組割竹隊向秦嶺深山的苦菜灘出發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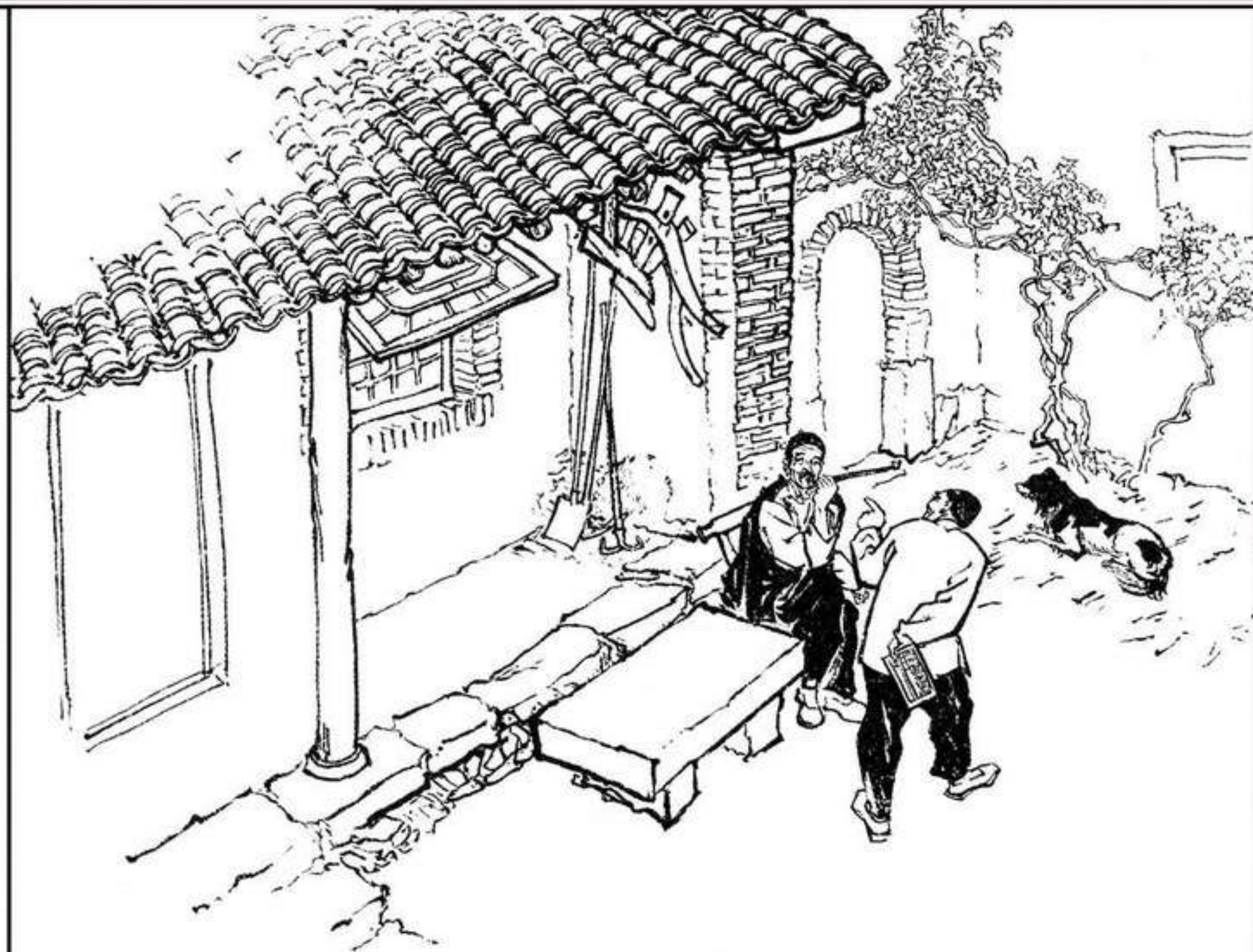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，郭世富從郭縣買回兩石稻種，非常神氣地回到蛤蟆灘。一聽說生寶和有萬進山走了，他有點泄氣，但仍叫老三取來官鑼，鳴鑼吼叫：“都來分百日黃稻種呀，不限互助組不互助組，誰愛分誰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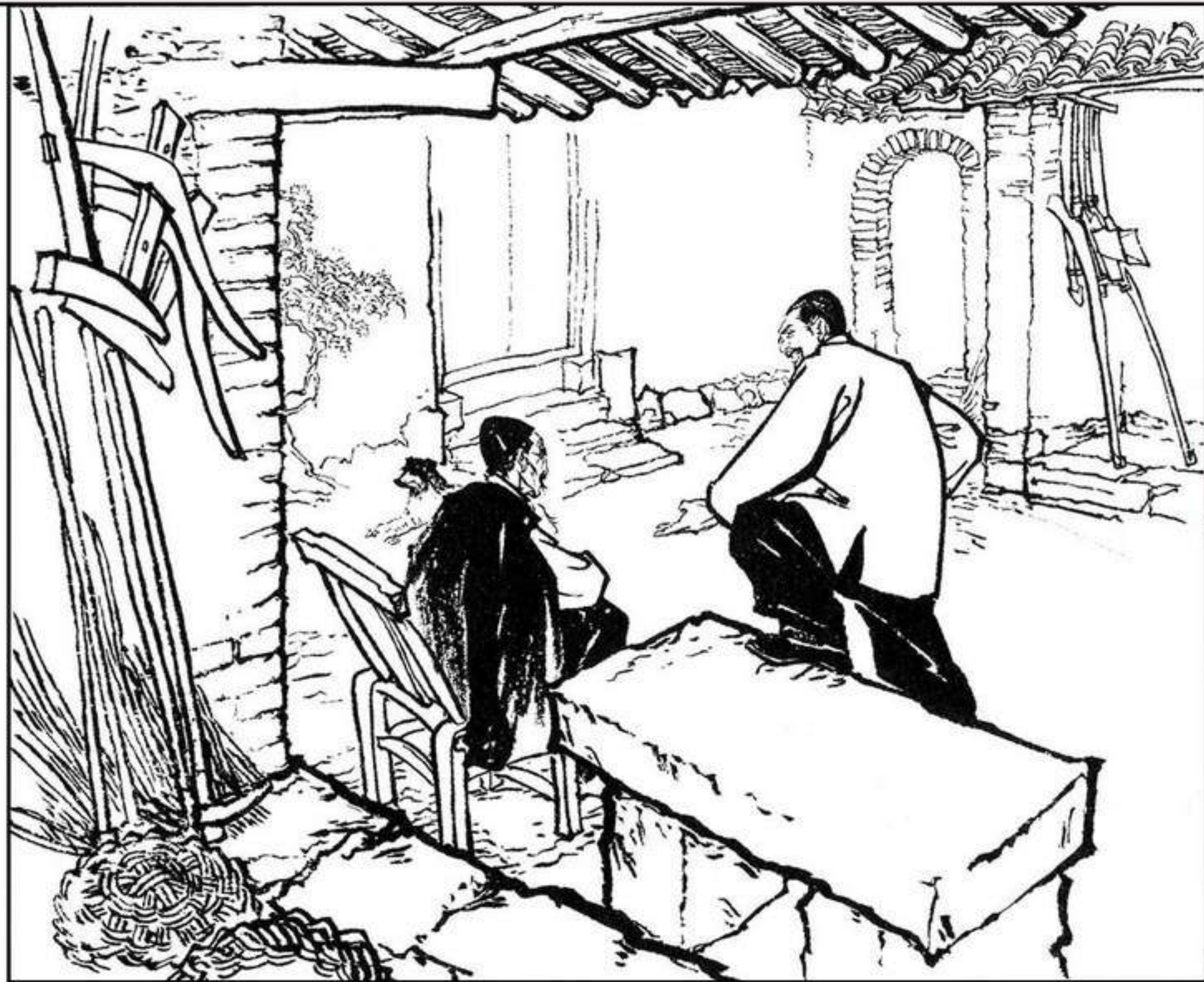
世富老大拿着長杆烟袋，站在官渠岸上，看老三鳴鑼吼叫，心裏格外舒暢。他思量着：“生寶小子買得一石稻種，光給互助組分，不給單幹戶！俺是自發勢力，頑固堡壘！我不分貧雇農和中農，一律看待！”



郭世富感到一種報復的快樂。他來到姚士杰家，商量着分稻種的事，算清楚車票、運費和花費的賬。他打發老三的小閨女去告訴郭振山：“稻種買回來了，喜歡分的話，自己帶錢來取！”



姚士杰見郭世富的神氣和以前不同，高興極了。因為他在下堡鄉五村，重新變成有勢力的人了，就說：“梁三的小犢子帶領人馬進山割竹子縛掃帚！誇下海口指名道姓，產量要壓倒你大叔哩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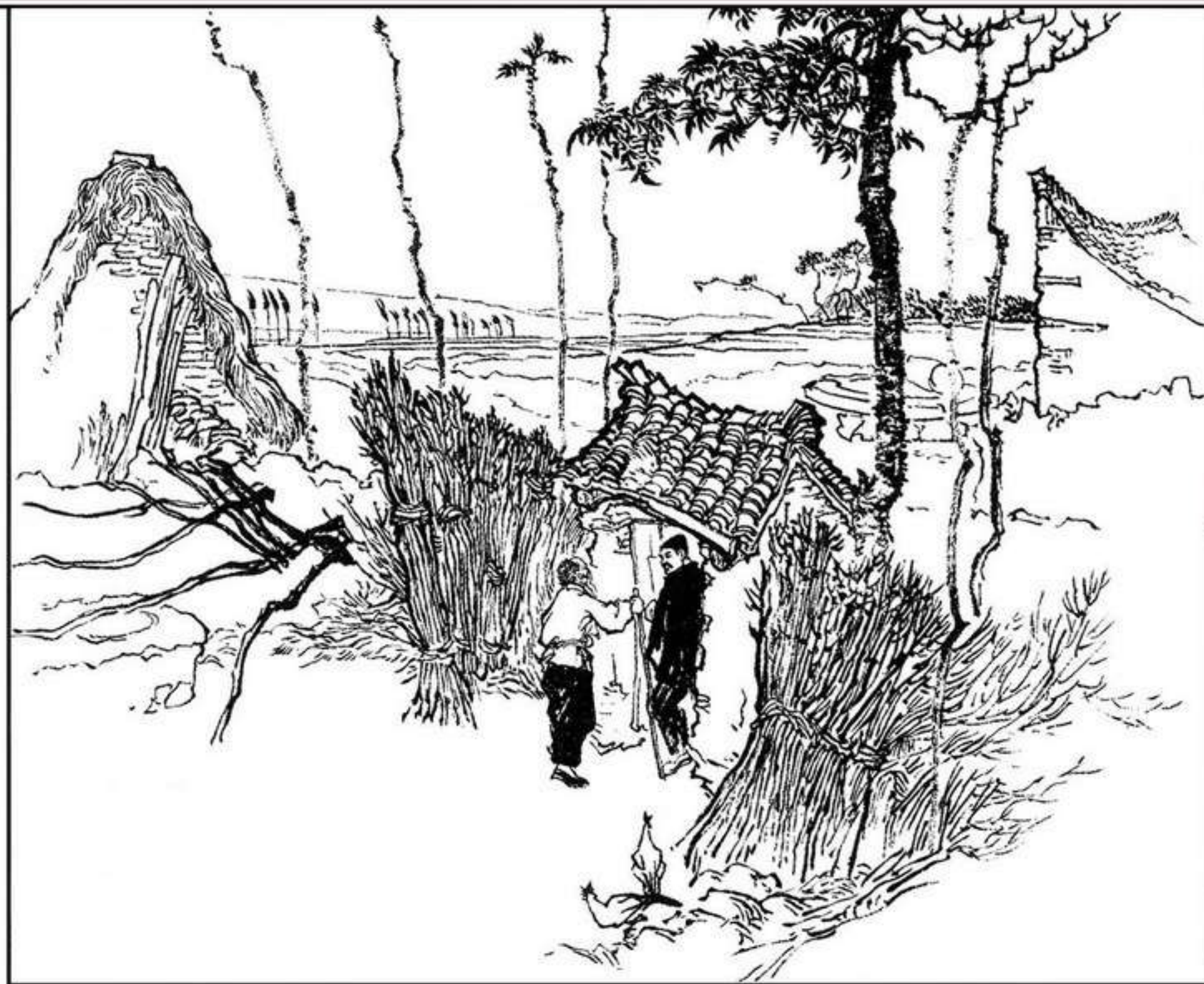
郭世富承認：“我心裏不好受！”顯然，梁生寶的魄力讓他心跳。姚士杰笑了笑：“醞釀個鬥爭會兒，咱不如他們黨團員內行，務弄莊稼可比他們強！咱種大莊稼主，能輸給窮鬼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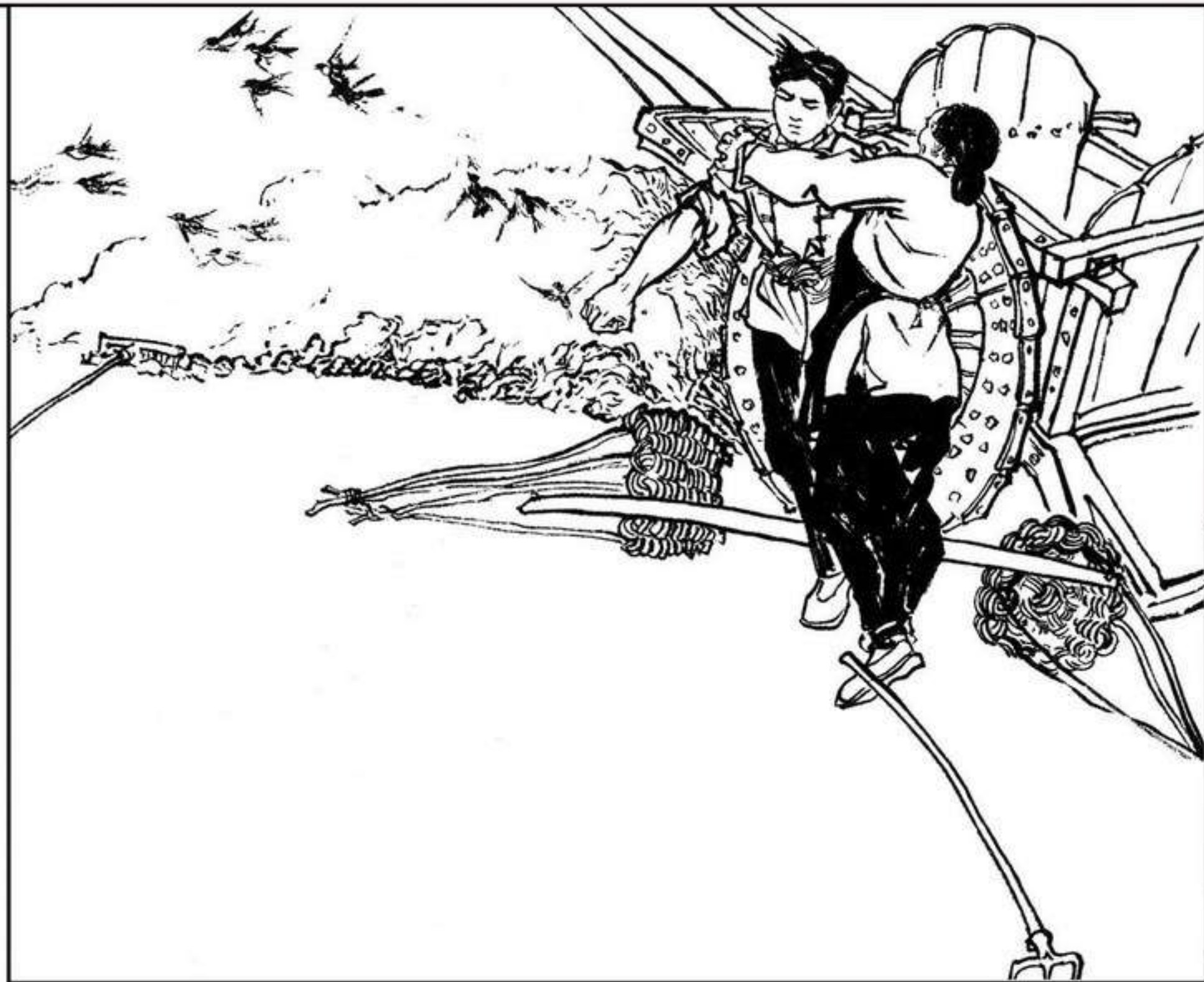
轉天，姚士杰去找拴拴媳婦素芳來侍弄他老婆的月子。他趾高氣揚，昂頭挺胸，感到自己又是一個強人，又有人給他抬轎子了。他想：“最厲害的是別人明知他使壞，却沒法對付他。這時一個女人的聲音在叫他。



是白占魁的婆娘李翠娥在喊他。她倚在屋門口，酸溜溜地說：“你來，跟你說句話！”姚士杰毫不猶豫地走了。他不想再和她勾搭。自己的敵人們在村裏當政，要安分守己過日子。



翠娥見他堅決不願意恢復舊情，失望地放棄了。姚士杰到王瞎子草棚，院裏，祇三言兩語，就講定了拴拴媳婦素芳侍候月子的事。



歡喜一聽素芳要進四合院，像被蝎子螫了一樣。他扔掉手裏的扁擔，不顧媽媽的勸阻，怒氣衝衝向瞎眼舅爺家衝去。他要阻止瞎眼舅爺這個不要臉的計劃，這簡直是對貧雇農立場的叛變！



歡喜奔到拴拴的草棚院。瞎眼舅爺正靠茅柴曬太陽。他氣呼呼地質問：“舅爺！你叫俺素芳孀給富農家侍候月子？”



王瞎子抬起留小辮的頭，面對着發出聲音的地方說：“她去侍候她姑，又不是外人？”歡喜說：“姚士杰是富農！”王瞎子却不高興地說：“富農的錢量不成米，買不成鹽，富農的飯藥死人？”



七十八歲的王瞎子，拼命勞動一生，他正直、暴躁，自雙目失明以後，與新事物隔絕了，還用舊的觀念做專制的家長。歡喜走後，他指着大門喊：“你小子懂個啥，老是拿外姓當親人！”



一天後半晌，下了最末一節課，改霞在閱覽室，翻看《人民畫報》上關於紗廠女工生活的照片。突然，她聽到女同學們喊喳起哄。她出來一看，原來梁秀蘭被一大群女同學圍住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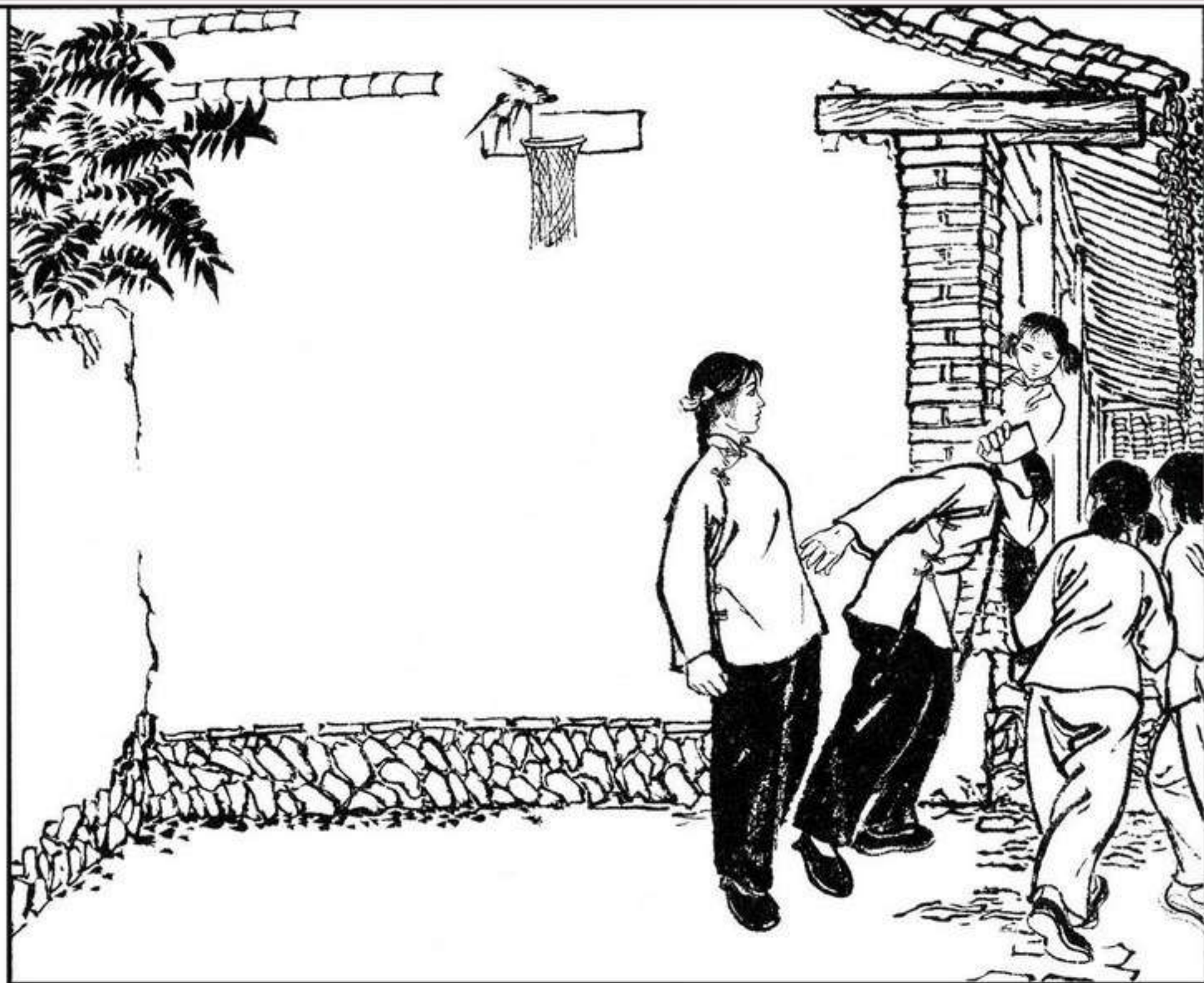
秀蘭的兩祇手使勁壓着布衫上的口袋。改霞禁不住好奇，走到跟前去。原來秀蘭的未婚夫楊明山從朝鮮前綫來信了。信裏裝着相片哩！女同學們都想看看志願軍英雄的相片，秀蘭堅決不給。



秀蘭拗不過同學再三要求，終於屈服了。女同學們伸長脖子盯着立了戰功的英雄面目。秀蘭在旁邊雙手蓋着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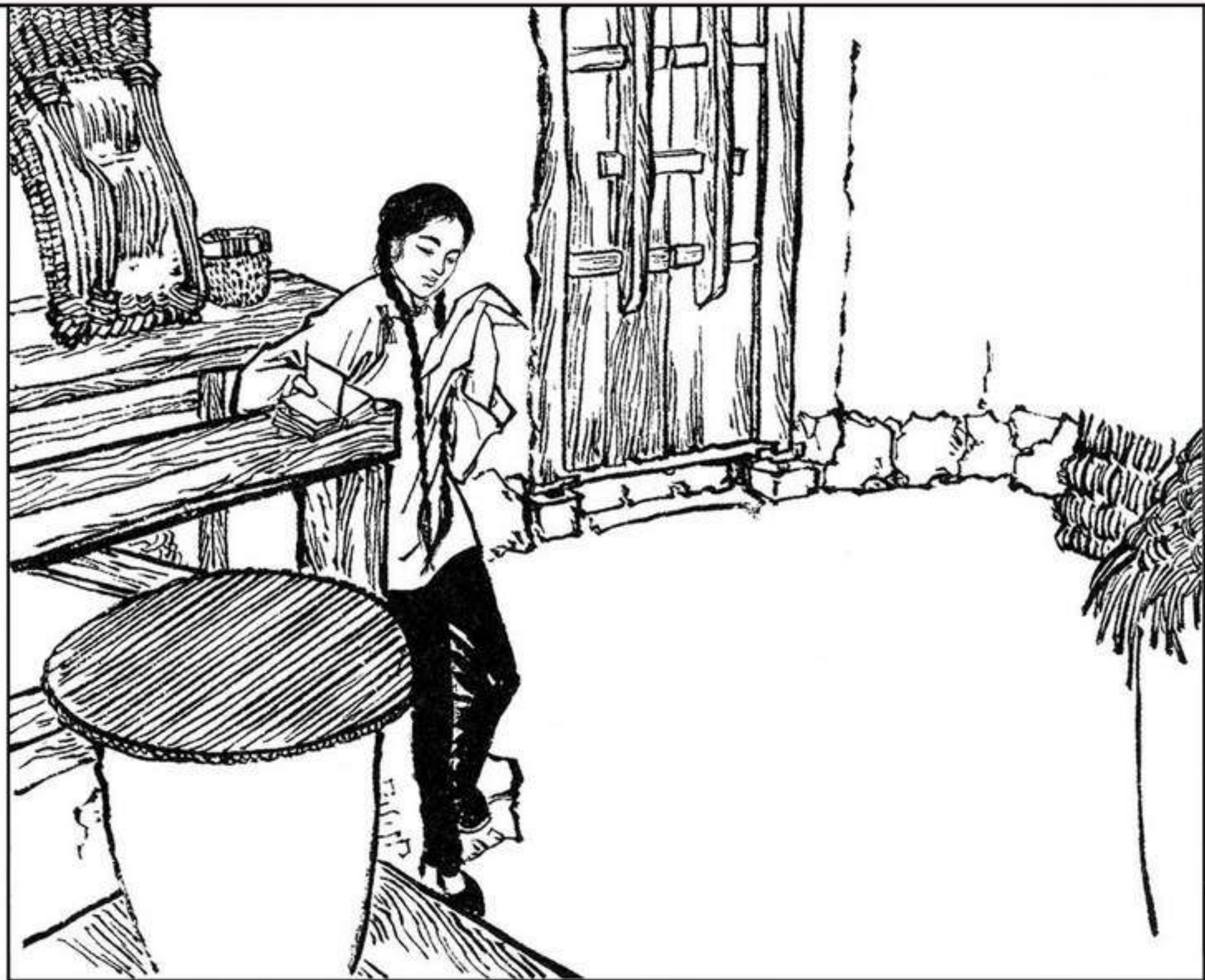
改霞湊上前看楊明山的照片：這是一張非常粗糙的相片，不知道是照相技術不高明，還是臉上有疤痕，臉頰不幹淨，賴賴巴巴，看過以後，大失所望。



改霞側着眼睛，瞟見秀蘭難受的表情，接住相片。她試圖安慰秀蘭，秀蘭把她推開了，一個人跑到教室去看信，用手帕擦着眼淚。



整個上下河沿稻地裏的莊稼人，互相報告着這個消息。女人們到梁三老漢草棚院去看秀蘭夫婿的相片。但她們却被相片臉頰上的賴巴巴的一片，弄得不好說話。



秀蘭獨自鑽進草棚屋。她在那裏翻“注音小字典”看信哩。有許多生字，她不認識。她想找歡喜幫助她看，但信的開頭寫着：“親愛的秀蘭妹妹！”又怎好叫別人看呢，多不好意思呀！



過了一會兒，她在屋裏啜泣起來，嗚嗚咽咽。梁三老漢罵着威脅說：“好賴就是那個人，你想學改霞，老子打死你！”兩個老婆婆制止他，不讓他這時候刺痛孩子的心。



她們進到屋來。歡喜媽勸道：“甬哭哩！好在生米還沒做成飯，等楊明山日後回來，你再看，不合適另找！”秀蘭突然使起性子，兩祇泪眼憤怒地盯着歡喜媽：“三嬸！您怎能胡說八道……”



兩個老婆婆都驚呆了。平常溫柔敦厚的秀蘭，一邊啜泣，一邊告訴她們：“人家的臉是給美帝凝固汽油彈燒的，慢說人家不難看，就是真難看，我也不嫌！”



梁三老漢聽說，也進屋來看。老漢對女婿的英雄事迹心驚肉跳，他無限感慨地說：“唉！老一代的人不行呀！”



秀蘭趴在炕邊上，重新啜泣起來。楊明山的傷痛，就是她的傷痛。她恨不得到朝鮮，分擔明山的艱苦和危險。媽問她：“明山現在哪裏？”她說：“上甘嶺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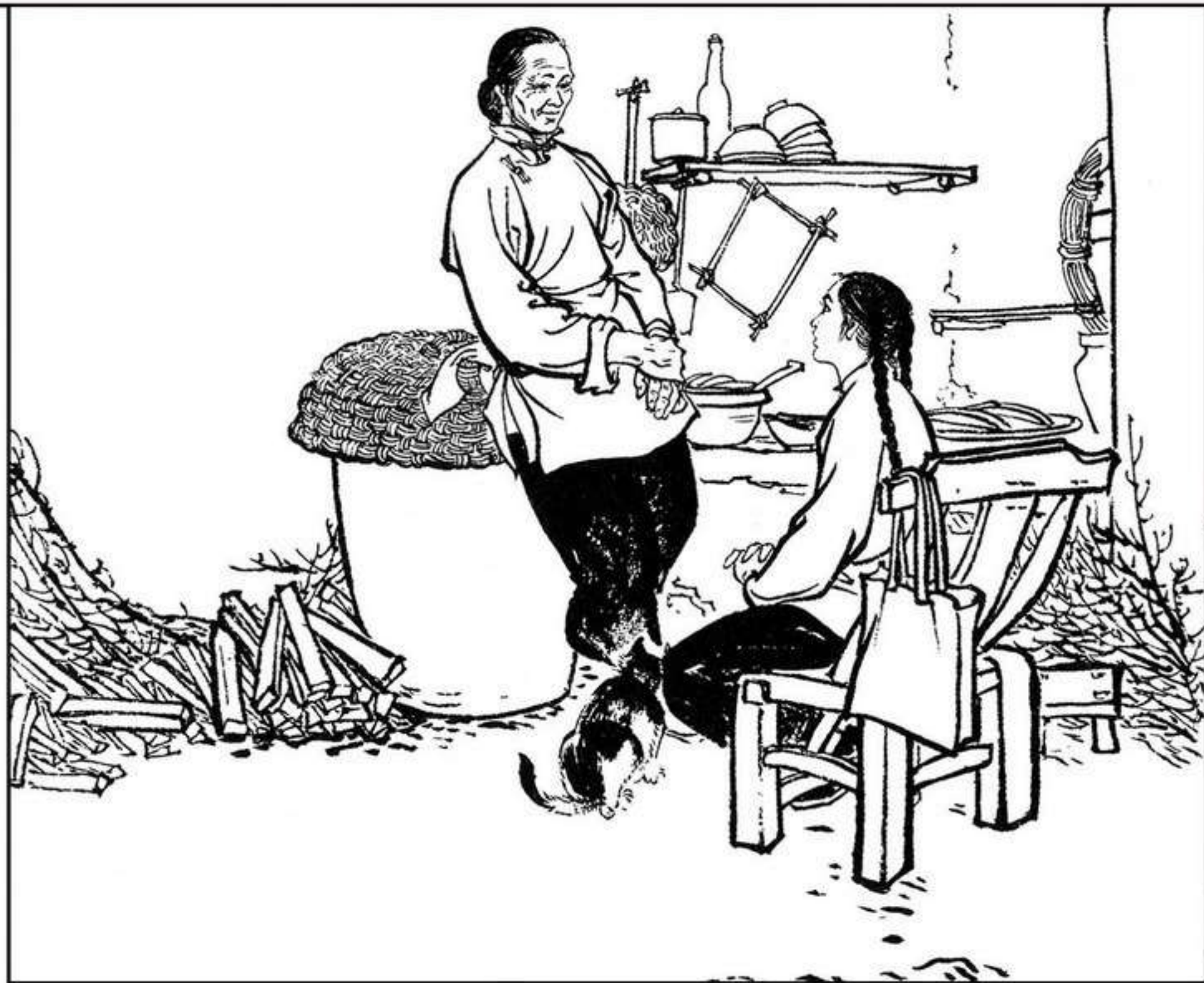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，媒人來了，他說：“明山媽念兒子成疾，飲食不進，希望秀蘭去看看她老人家。”梁三老漢滿口應承：“一定去，讓明山媽放心！”老漢非常賢明，完全不像一個自私固執的老莊稼人。



放了晌午學，秀蘭回家來了。她爹站在草棚院，樣子很厲害：“秀蘭！”秀蘭媽衝出草棚屋門，很不滿意地止住老伴。老漢明白了，他轉身慌亂地揀起掃帚，進了馬棚！



秀蘭覺得不對勁兒，心中不安。她問媽媽出了什麼事情，媽媽安慰着閨女，說：“你還不知道你老子嗎？一點點事兒，他就會鬧得多大！”秀蘭一想，也就放心了。



秀蘭吃着飯，媽媽用疼愛的眼光盯着她。見秀蘭吃完飯，她就說：“你婆婆病重，思念你夫婿！想看看你……”



秀蘭的臉騰地紅了。一霎時，閨女的羞澀心完全控制住了她。她腦中出現了一個陌生的村子，無數陌生的眼睛望着她，交頭接耳地談論這沒過門的媳婦！她把手一捂臉，跑出草棚屋。



梁三老漢在院裏關注着呢。他要管教女兒一番。他追出來，對站在土場上的秀蘭吼：“不聽話，就打死你……”媽媽也急忙追出來，說：“不準閨女心裏拐個彎嗎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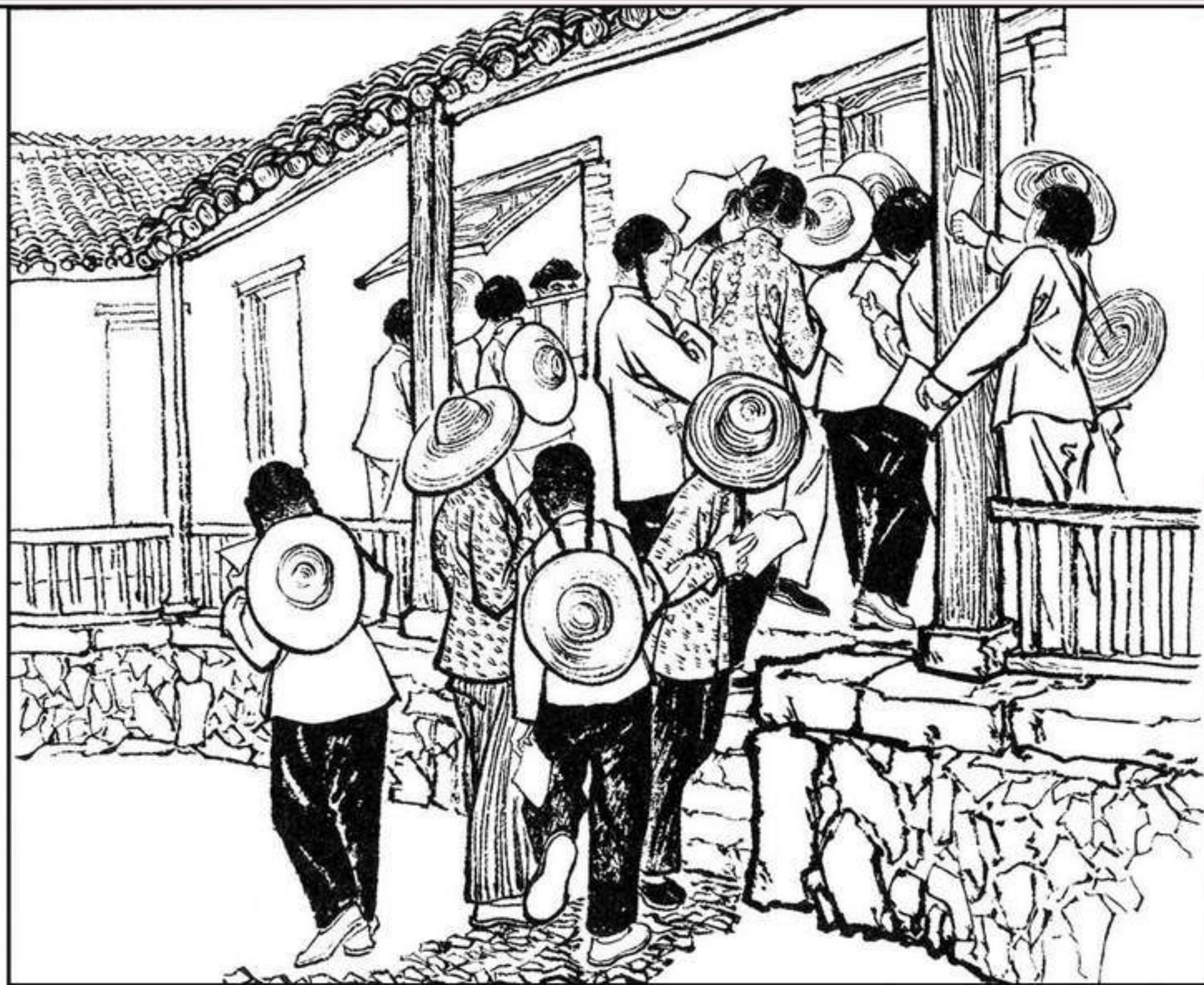
秀蘭望着巍峨的秦嶺，廣闊的平原，彎曲的湯河！偉大的祖國河山，喚起她崇高的思想！她是志願軍的未婚妻，為什麼在過門沒過門的舊鄉俗上思量呢？她對媽媽說：“我去！給我收拾衣服！”



媽媽給秀蘭梳頭的時候，眼淚從她皺紋包圍的眼裏流了出來。秀蘭長這麼大了，還沒離開過媽媽一步哩！媽囑咐她，要聽婆婆的話，給在外邊的英雄添一份保衛祖國的力量！



秀蘭突然到北楊村去，把改霞驚呆了。她惋惜沒有給秀蘭精神上的支援。第二天國棉三廠招收女工的通知來到了下堡鄉，改霞隨許多閨女在鄉政府報了名。



檢查完體格，隱約地聽見盧支書叫她，她裝做沒聽見，就擠在人群裏。隨後又聽盧支書說：“抗美援朝走了一批男團員，紗廠招工又走一批沒家庭牽挂的女團員，如果農村再有一次運動……”



再說生寶帶領人們進山以後。歡喜把全互助組鋪秧子地的三合糞，統統挑到了秧子地去了。他祇等農技員來，好鋪糞下種。



但是一天又一天地過去了。農技員還不見來。有幾家動手早的莊稼戶，都已經鋪了糞，下了一部分種了。歡喜看見插在地頭上的稻草人，心裏更急了。



聽說改霞進城去考工廠，他想托她到縣農業技術推廣站催一下。他跑到柿樹院去問，改霞媽說改霞早已走了。



歡喜回來，孫水嘴輕蔑地說：“政府給你們派的農技員怎麼還不見影兒？”歡喜知道他故意戲他，心裏說：啥村幹部，還申請入黨哩！俺急你高興，啥立場！理也沒理他就走了。



郭世富叫住歡喜，說：“你把糞都堆在秧子地邊不鋪開，是給俺自發勢力顯示你們的力量嗎？”歡喜想起他活躍借貸討陳賬，又弄百日黃稻種和互助組比賽的事來就没好氣，便不客氣地回敬了他一句。



官渠岸東頭的幾個老中農端着碗在街口吃飯。他們先是欣賞歡喜被擲掄，但當歡喜破口罵郭世富的時候，他們便不再旁觀了：“嘿！狗兒子，出口傷人哩！把他捉住塞在渠裏去！”說着有人放下碗，向歡喜奔來。



歡喜見勢不妙，撒腿就向田間小路跑去。他聽見後頭人們哈哈大笑，扭頭看時，他們並沒有認真追他。他不跑了，帶着被侮辱的心情，緩緩向下河沿走去。



素芳梳洗打扮得俊俊俏俏，提着個包袱，由草徑拐到大路上來。歡喜知道她是去富農家的四合院。他臉一下子紅到脖頸，像互助組和貧雇農受了恥辱一樣。



歡喜回到家，他媽說，盧支書托人帶話來說，農技員再過兩天就來。歡喜一聽，樂得簡直要跳起來，他頓時感到自己是站在黨和政府一邊，屬於一個強大的集體，剛才官渠上的幾個人，算得了什麼呢？



黃昏，禿頂梁大老漢拄着長棍，凶狠狠地走進歡喜的草棚院。光頭老漢站在當院吼叫：“告訴你，俺明日鋪糞、下種啦！”說畢，老漢扭頭就走。



歡喜丟下牛草篩追出來，見老漢凶狠狠的，心裏不服氣，臉上強笑着，學着成年人的腔調說道理：“你家莊稼大，咱互助組人多呀，今天盧支書捎信來，農技員三兩日就來！”老漢却說：“咱不等什麼農技員！”



歡喜媽走出院來：“歡娃！你少說幾句！”反過頭又對老漢說：“他大伯，歡娃年輕，你吃鹽比他吃的米多，他說得不對，你不要計較！”老漢不理她，罵一聲：“你多大一點龜兒子，就這麼厲害！”說畢一擰身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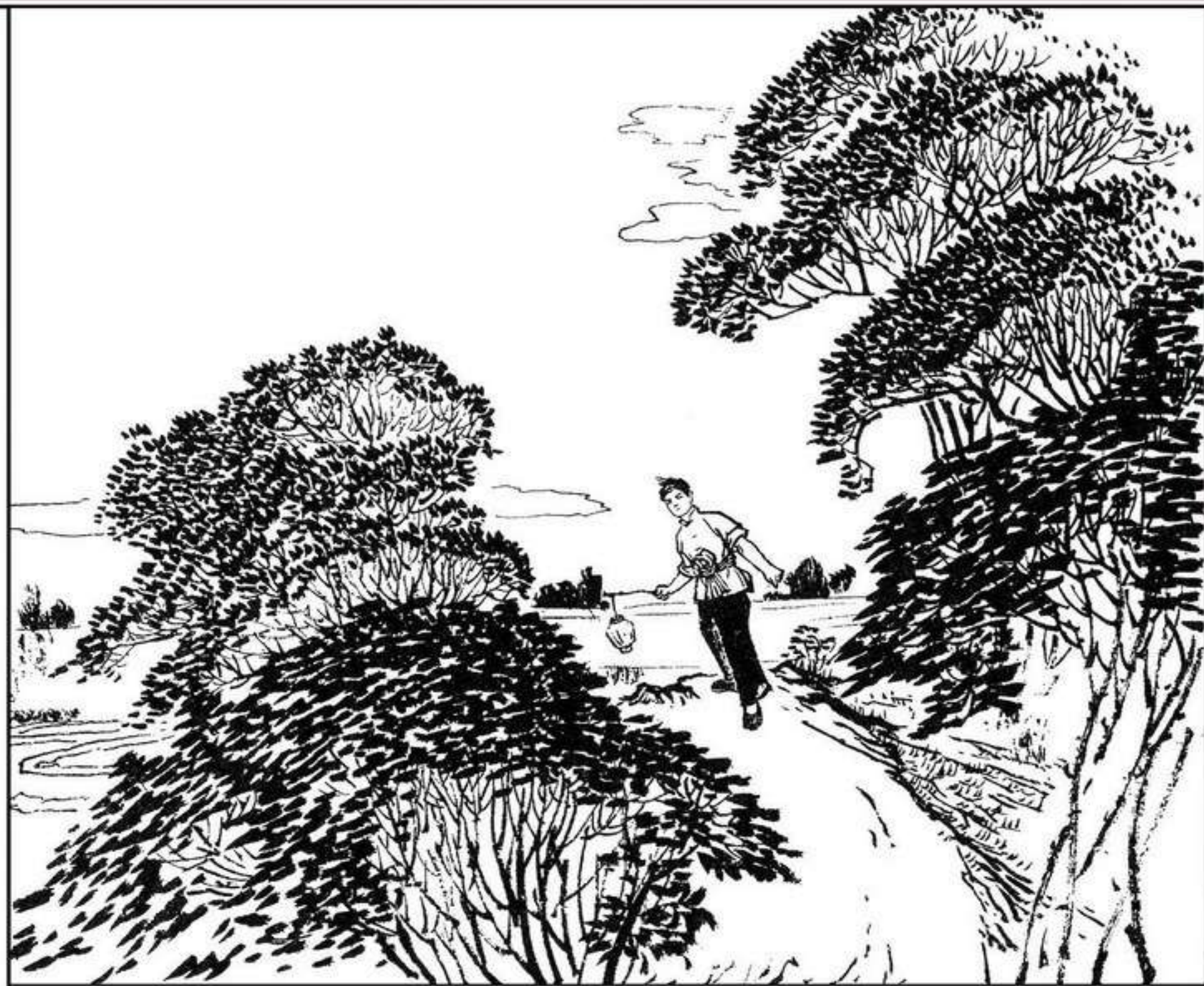
歡喜站在草棚院裏，使勁地咬着牙！幼小但并不軟弱的心靈，正在思謀下一步該朝哪裏走。生寶哥的聲音還響在耳邊：“王書記說，互助組根本不能遷就富裕中農，越遷就就越不能鞏固！”



歡喜他四嬸抱着孩子走過來表示同情：“好三嫂哩，本來是人窮志短，有錢的氣粗，咱小胳膊擰不過大腿呀！”歡喜打斷她的話說：“你說的正好相反，他小胳膊才擰不過咱大腿哩！”



歡喜娘兒倆的氣概感染着四嬸。她鼓鼓勇氣告訴歡喜：“生祿寫信給當軍官的生榮，說互助組要密植水稻，跟生榮要肥料錢，生榮給匯來五十塊錢！錢到手，他爺倆準又合計鬼點子呢！”娘倆聽了都挺生氣。



歡喜提着燈籠去鄉裏找盧支書。生寶臨走時告訴他，有問題找盧支書嘛！他想：“你大老漢欺人太甚了，我叫你睜開眼看看這是啥世界！地主都倒了，你個富裕中農還不老老實實。”忽然，生祿叫他。



原來，生祿見他爹和歡喜吵起來，始終在暗地裏看動靜。他見歡喜要到鄉政府去，怕事鬧大，就急忙追出來。他說這樣鬧，會影響咱重點互助組的名聲！歡喜就怕對互助組有啥影響，心軟了。



第二天下午，歡喜戴着破草帽，到黃堡鎮上膠輪大車站迎接技術員。頭一回沒有接上，這一回，膠輪一到站，歡喜就緊張地盯住一個身穿灰斜紋布制服的高個子年輕人。



組內自發勢力
梁生祿要自己下
秧了，組外自發勢
力郭世富也搞稻
麥兩熟和互助組
比賽……

他樂得連通名報姓都忘了，伸手就去接那人手裏的東西。一路上，歡喜介紹着組內的情況。農技員韓培生聽了精神振奮，顯示出立刻要投入戰鬥的神氣。



歡喜按照生寶的囑咐，領韓培生住在生寶的草棚屋裏。生寶媽向農技員表示了歡迎，就去尋柴火，給客人準備洗臉水和開水。



農技員韓培生拉着歡喜的手，出了街門，向秧子地走來。農技員左看看，右看看，給歡喜講解着。這時候，蛤蟆灘整秧子地和下種的人，見農技員在指手畫腳地說什麼，丟下農具都跑來了。



孫水嘴問：“同志！你要弄啥新花樣秧田，給大伙亮亮！”韓培生說了一聲好，就脫鞋襪，卷褲管，借了把鐵鍬，踏進泡着水的秧子地裏，用鐵鍬比劃着說：“這就叫做新式秧田！”



準備和生寶互助組競賽的郭世富，不滿足地問：新式秧田有啥好處？韓培生在泥水裏熱心地宣傳着。莊稼人互相看着，議論着，對他解說的新式秧田有了興趣！



大家的興趣讓歡喜感到驕傲。他瞟着孫水嘴，水嘴臉有點灰。韓培生毫無保留地說出全部內容。孫水嘴帶着諷刺的笑容問：“難道你下的秧子就一點兒弊病也沒有嗎？”



姚士杰站在秧子地裏，一句話不說。他暗暗拉了郭世富一下衣角，兩人一塊兒走了。歡喜湊到韓培生跟前，指着兩個人的背影低低說：“他倆是咱互助組的敵人哩！”



素芳穿得幹乾淨淨，由草棚院來到姚士杰家。她本來因為在娘家被人引誘懷孕，才嫁給老實的拴拴；她的名聲不好，瞎公公整年不準她出門。這回她到富農家幫工，也是想舒展地過些日子。



開頭幾天，素芳由于生疏，有點拘束。她很害怕堂姑父。當她和姑父相遇時，總是把頭低下去。她看堂姑父是這樣嚴肅，簡直令人不敢接近！



一天，高增榮搭伙和姚士杰一塊下秧子，二人吃着午飯，姚士杰說：“你們貧雇農那二年和我劃清界綫，不和我來往，這陣你和我一塊泡地、下種，看我到底可惡嗎？”這番話徹底改變了素芳對她堂姑父的看法。



一天，姚士杰來到素芳屋裏，說出幾天來想出的陰謀，他叫素芳家退出生寶互助組，還要給她五塊錢！素芳沒有要，她覺得這樣做對不住生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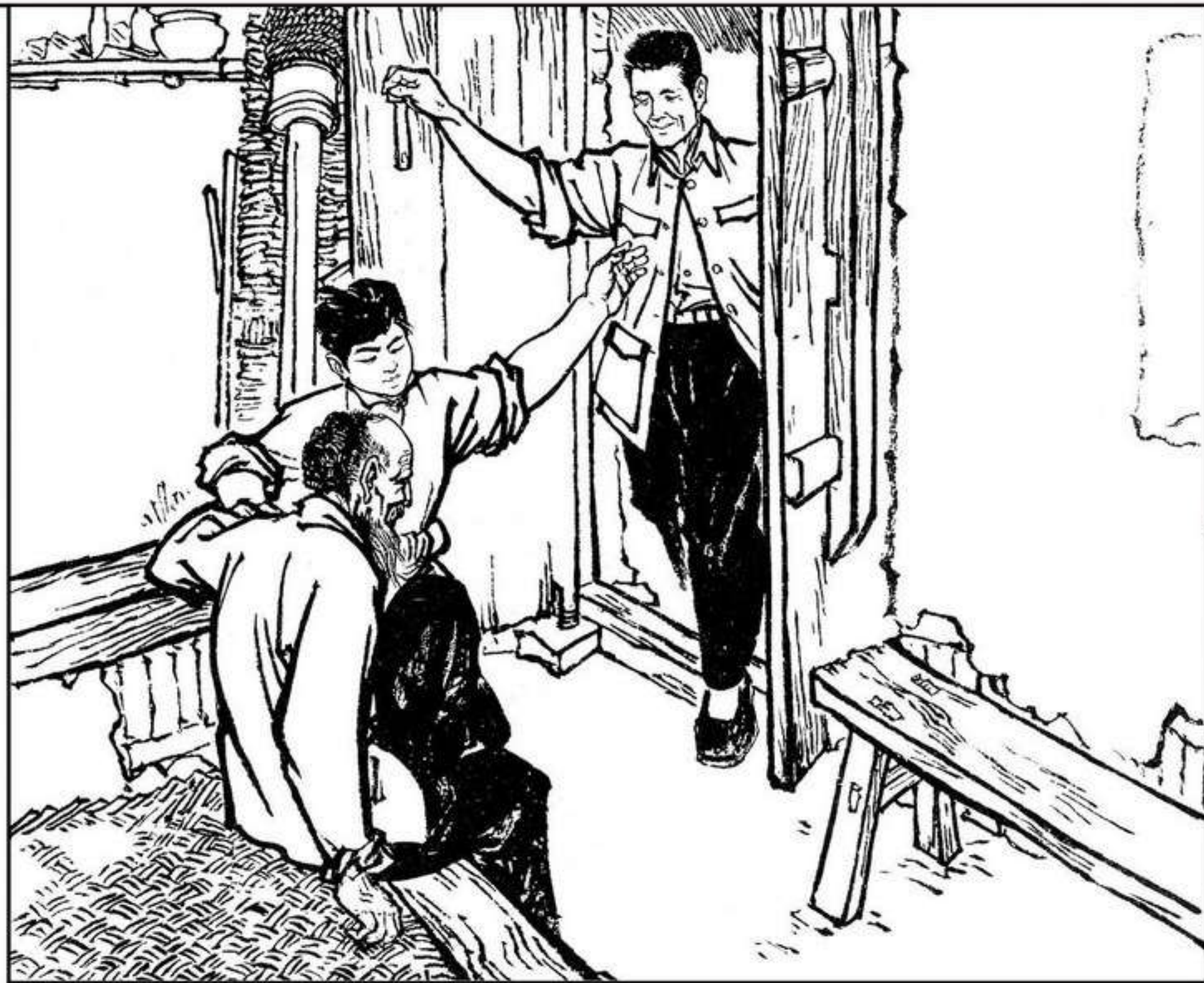
梁生祿和互助組分開下稻秧子的消息，傳到王瞎子耳朵裏，他的心就沉不住了，拄着棍子搖搖晃晃地到生祿草棚院來了。他進院就嚷：“梁大哥！這陣日子過圓了，可要提拔提拔你這個看不見的老鄰居哩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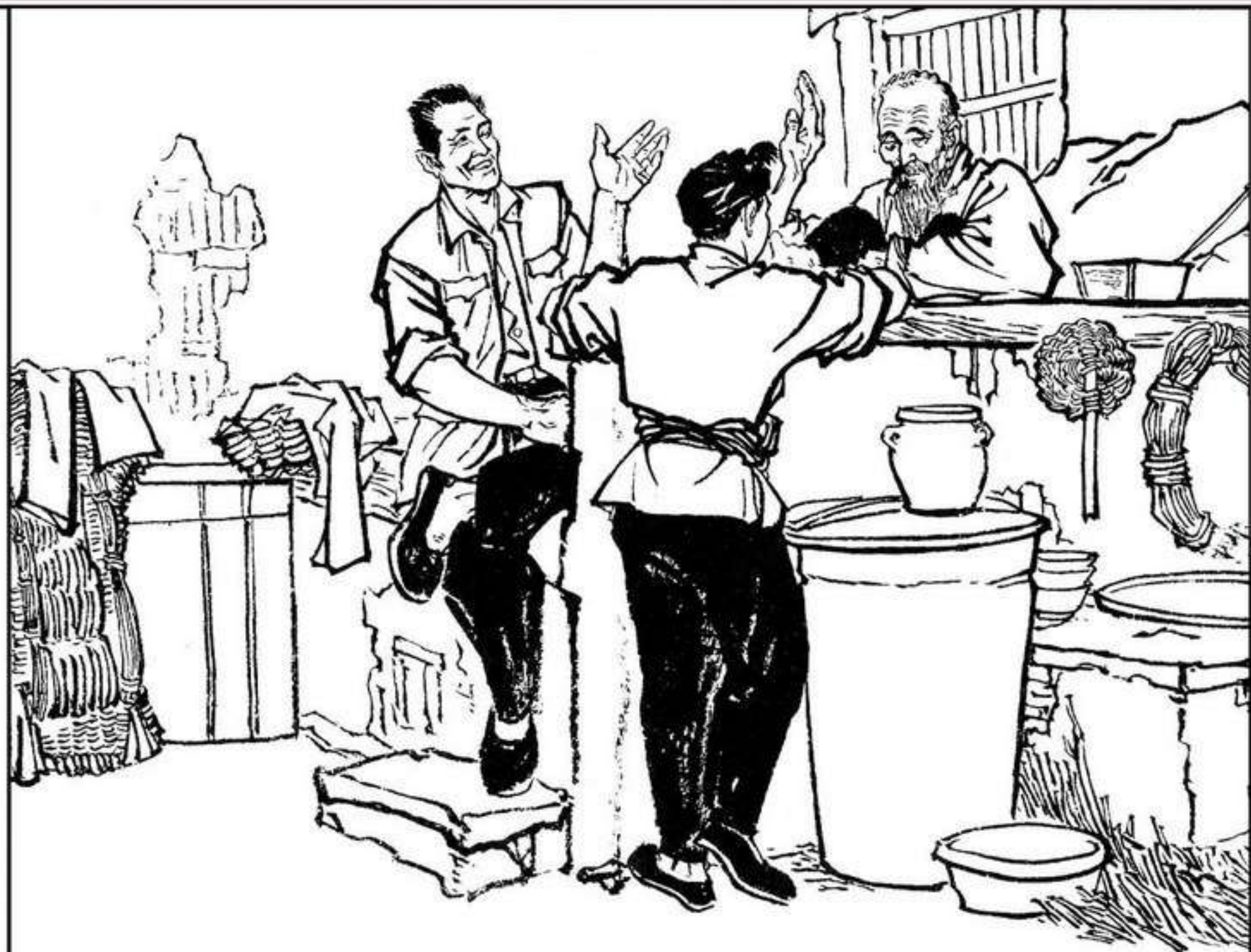
王瞎子說：“你家要退組，咱兩家一齊退，俺家沒牲口，你家缺勞力，咱兩家正好……”禿頭梁大老漢一聽，氣滿胸膛，不是氣憤王瞎子要拆互助組，而是怕他的詭計要被瞎東西宣揚出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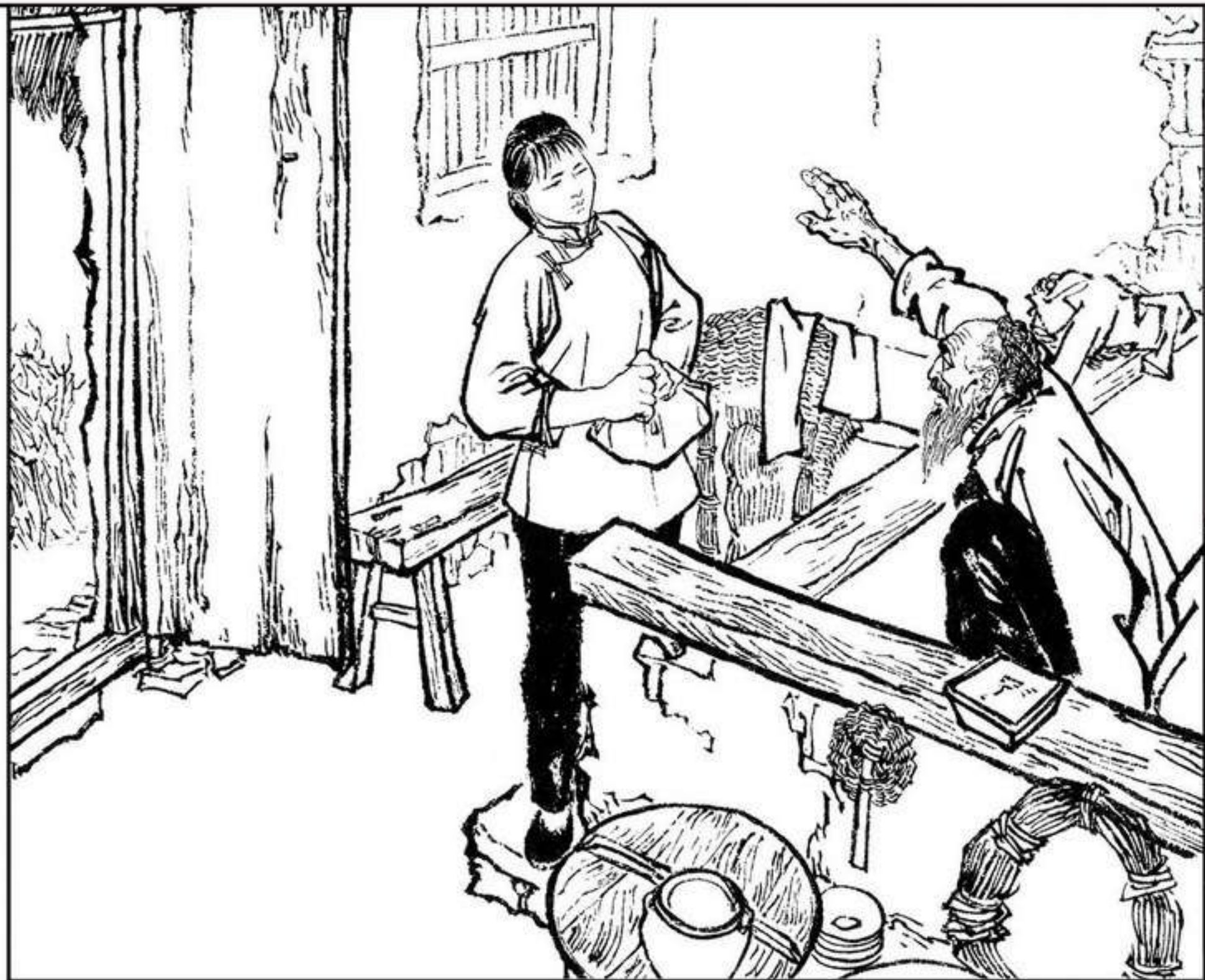
王瞎子非常喪氣地用棍子探索着路徑，回到草棚屋門前的茅草堆上。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，難受極了。就這樣他病了三天沒出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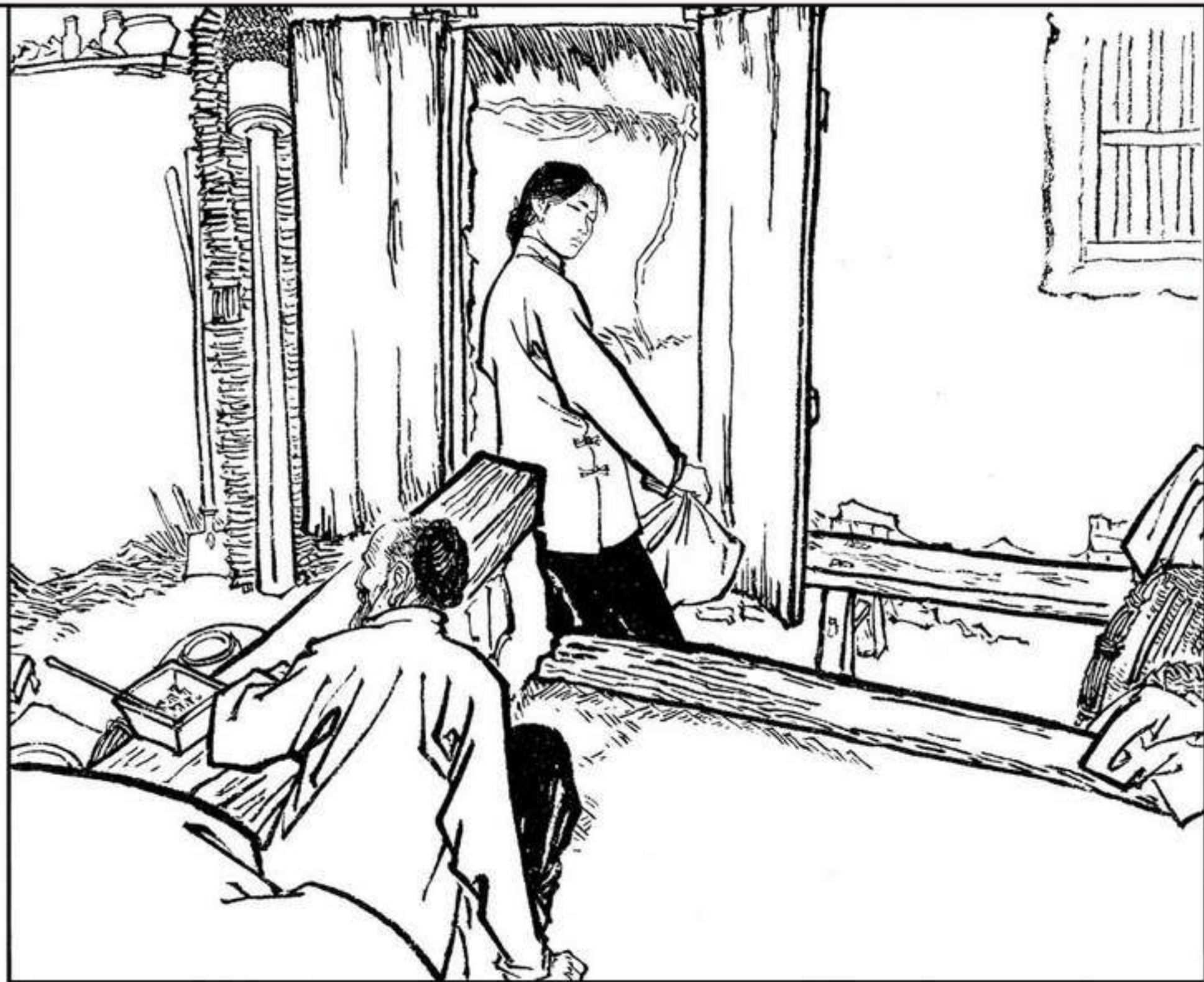
當歡喜知道瞎舅爺爲退組的事而難受病倒了，他的頭簡直大了。他請韓培生一同教育舅爺去。他把瞎舅爺的爲人告訴了韓培生。韓培生很願意去，歡喜就把農技員引進瞎舅爺的草棚院了。



韓培生坐在王瞎子草棚屋的炕沿上，和氣地給老漢講解着互助組的優越性和遠大前途。歡喜在旁幫着腔，但瞎老漢祇是搖頭堅決不信。兩人祇好笑笑，離開了草棚屋。



一天下午，素芳回家來了。瞎老漢嚴厲地教訓她：“你在人家屋裏做事，應當好好做嘛，吃人家熟的，拿人家生的，不能叫人家嫌！”



幾句話訓得素芳抬不起頭來。人家好心好意地來看他，誰知瞎公公來這一套！她要起身走了。王瞎子又問：“姚士杰的稻秧子下得沒？”素芳告訴他，姚士杰和高增榮搭契已經下上了。



瞎老漢突然有了希望：“他人民代表哥能和富農搭犋，咱就不能嗎？你叫你姑探探士杰的口氣！要是生祿退了組，拴拴就和他家搭犋去！”素芳聽了，由氣憤的面容立刻換了驚慌的面容了。



素芳做難極了，公公驚人的死牛腦筋，這不是往人生的絕路上推她嗎？在回四合院的路上，她很害怕她和堂姑父超出一般的男女關係，引起不堪收拾的惡果。她開始後悔到四合院來做活。堂姑父可怕，太可怕了！



创业史 之三

原著：柳 青
改编：陈铁英
绘画：板 乔
封面：董福章

出版人：刘子瑞
责任编辑：施振广 陈国英 季源业
技术编辑：高 振

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
邮编：300050 电话：(022)23283867
网址：www.tjrm.cn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印刷：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787×1092mm 1/50 印张：2.72
2007年3月第1版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
书号：ISBN978-7-5305-3414-4 印数：1-3000